

附釋音毛詩註疏

十五



清廟之什詒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周頌譜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治之詩其作在周公

成功之事據天下言之為太平德合據王室言之為功成治

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德澤即是頌聲作矣然周

自文王受命文武王伐紂雖屢有豐年未為德治及成王嗣位

周公攝政脩文武之德定武王之烈于戈既息嘉瑞畢臻

後為太平德洽也書叙既無殺命之後云唐叔得禾異畝同

穎王命唐叔歸公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政之

初嘉禾生也書傳曰三年歲奄多方曰淮五月丁亥王來自

奄自此之後無復征伐易注云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年

也故四年之封東叔因欲營洛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基

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是德治及民之事也後

書傳曰周公將作禮樂遍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則其言而

不見從取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也

不能揚父祖功烈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

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

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即應作禮樂但為優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游未

作頌聲乃人志所為制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周禮太師發六

詩六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時得取頌詩

為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頌聲乃作

用後不可以先代之頌在後代之下必是獨行為一代之法  
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  
為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入下所共不頌獨校於周之太師也  
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商既不頌於周不頌有所分別則知孔  
子以前未題周也孔子論詩惟頌乃次容商於下以示三代  
之法故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  
錄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有商  
魯頌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  
與焉頌聲乃作○正義曰此解名之為頌之意頌之言容  
成功之容狀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不棄典文也左傳季札見  
舞韶箏曰德至矣哉大矣哉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  
是所據之文也尚書說堯之德也左傳說舜之德也帝王之  
德當為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亦不同所  
異時故號有帝王為優劣之稱若乃至誠盡物前聖後聖其  
歸一也故中庸說孔子之德亦云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明厚  
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書傳說越常之譯曰又矣  
天之無烈風淫雨中候隨維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  
天順踐祚即攝七年寫鳳見黃英生青龍銜甲亥龜背書是  
周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頌聲者詩各有聲故公  
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治於  
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興之君不係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  
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為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諒往事顯  
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為祖父之  
頌矣但祖父之功由此以顯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  
故時邁之等盡為武王之重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若然  
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耶祀成湯烈祖祀  
中宗玄鳥祀高宗即為所祀之王頌者頌既治平而興文武  
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為頌成王致太平乃有頌雖祀文  
王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頌祀文王武  
王者皆非文武之頌也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本皆太平  
明生時自有頌聲但商書殘缺無以言焉今死而作頌故係  
於所歌之王因此而談不彜成王崩後亦有追頌或本不錄  
今詩無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孫未太平頌聲之興係於子孫周  
頌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孫未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父祖  
商頌是也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作頌於子孫之時論公祖之  
事者則所係之主由作者之意無定準也頌者駟頌德之容  
至美之名因此後有謂其美名因以而頌者駟頌德公是  
也止頌德政之容也復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輒作雖  
非告神又非輒賦故曰李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也然曾通之文九類小雅比於商頌體制又異明三頌之名  
雖同其辭各別也此周頌所頌之事多有成王即位之前今  
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侯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  
克商而作頌載戰于戈載繫弓矢又作武其三曰鋪時繹思  
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魯詩年其文在時邁與般叙武  
齊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之事時邁與般序言述守案康王  
之語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云獨率侯甸男衛四服者  
周公居攝六年制禮樂事量至此積二十年再則守餘六年  
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  
疾留之知鄭此言以攝政六年而六服或在以爲年端則成  
王即位後十年乃則守是攝攝政至成王之初無述守也明  
時邁與般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則予小子詩  
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攝小子是成王除攝嗣位未改喪中  
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箋云成王既黜  
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命尚書叙微子  
之命在許營祭之前則微子來見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  
篇事皆在太平之前也雖稱太祖以會禮言之武王以成王  
年十歲十二月崩則成王年十三於武王之廟年十四於  
於群喪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於至五年而祭維於攝  
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時  
俱有禘禘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難箋云得天下之權心  
似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君攝  
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郊祀以配天宗  
堂之位謂在洛邑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祀皆攝政六年所  
為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事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  
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  
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頌所配之人昊天有  
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事相承蓋與周文同時也張  
鷟二王之後來助祭箋云二王夏禮也其後祀也宋也微子  
攝政二年始為殷後獨來見於祖廟祀本先封不嘗與宋俱  
至今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宮之後也相宋異服不應  
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俱至則攝政亦  
六年也或言祀宋一國亦得云二王之後如夏則其時不可  
知也或言成武亦六年之事故箋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  
也既告當作之以繼其初否有曾始於宋而合於太祖云始  
作明既告之後合而繼之即告也合各有禮於廟以樂初成  
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備乃奏肅維先鳴亦爲六年時事也  
明明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其客戾止永觀

成以此考之事相符合也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則大

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宗廟而奏

之皆以周公之禮樂主為成王故據成王而言之不言攝

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之作其時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

侯弟見君王謂成王也小雅曰予其懲而箋云我其創文

王在時矣皆注王即位之初也烈又成王即政後成王除武

王之後周公攝政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皆為即政若

除喪之時事宜與周子同時而周子三篇與群臣謀事稱未

魯家多難有求資自退之志今烈文之篇申勅諸侯卿士以

賞罰為已任亦宜為歸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

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即位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

清叔皆得為武王之事但叔云責者密周公成王時所奏述

其事而為頌故不可必定也禮記曰既昭假爾臣工曰迄用

康年曹年曰多黍多稌載芣芣芣及蘇良弗曰其崇如龜

著曰清百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論太平後事但不

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拍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

升公先王文同以論祠祭禮之是為時祭就禮祀武王說

武王生時之功絲衣繹賓尸說祭得禮之宜推後無以知

其早晚以祭乃釋是告神之作亦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

止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當得不必言為有事而作先後有

事後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時也此云頌聲乃作則

頌自民之歌謠而外傳引思文時言周文公之頌所以

周公之時得自頌者以周公攝政歸功成王歌其先王之

功事由不涉於已故得自頌風雅既成有義理頌亦皆有

也武王之事不為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為次矣雖作於

禮之前而在烈文清廟之後又不以作之先後為次矣雖作

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變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

故為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為王者之歸武王即因其業且俱

為聖人令父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為首其重盛者在先所以

先清廟也次以維天之命者言文王德與天同浴於後世周

公心其首以制法告其朝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

法政致清明故武王象其德以制禮樂故又次維清也道

既可法諸侯當法而行故文烈文也道為諸侯所法可以

祭社先祖祀而次天休也本於禮推以則天既祀於時文

郊六宗空政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維時祭之歌說武

王能持綱道為降指於德也武王之持強道致年

之福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穀以致年麥為豐年

之祥故吹豉也任之成康言以穀而致福故吹豉年豐

以祈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版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

以報祭故吹豉年豐也既獲年豐天下和也故吹豉諸樂奏而

之故以有督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逃故次備樂  
既樂作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雖也說諸侯助祭之事而  
諸侯之來朝有禮故刺載見也既朝祭得禮則主所愛故  
以有客也以諸侯之來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  
次武也武王為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云升歌  
王則武王為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云升歌  
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武詩主  
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廟謀事群臣進戒  
戒事之也臣既進謀君又求助故次小鼓也既謀事求助  
於郊宗告祭故次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  
故也既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釋以致胡考故  
次絲衣也天下所以年豐壽考本以文王得用師之道武王  
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匱賚般以為和樂  
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  
所以意不以風雅觀其大歸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樂  
望禮之什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禍難又陳禘告之未  
祭類禘之小禮比臣工又差劣焉大率周頌之次雖其中有

五十一

五

五

曲而變要以盛者為先般與時邁同為巡守般非告祭之文  
無明昭震疊之威故同時而不次也且社稷以祈報此篇則  
王緣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禮類聚禘為末祭群公觀此則  
次有義矣可以論難以精悉也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  
義身也○正義曰以頌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悅所致故  
說政從神下歌以報神所以為頌之意引禮記以證之言  
身者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骸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言  
日月星辰神有光輝形藏於中而不可見猶人君施政教身藏  
於中而不可言猶日月星辰然○是故夫政必本於天發以  
降命○正義曰既言藏身由政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  
文為勢也以天為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即發以降命也  
撥之言效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  
節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命降於社之謂發  
地○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者土地之謂發  
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教令本下於社是謂效地之宜以  
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五土之物生一曰山林宜皇  
也○大司徒職曰以上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皇  
物二曰川澤宜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墳衍宜黃物五  
曰原隰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  
之亦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

類所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即云政必本於天既云本天遂從天向下而言故云散以降命則云降命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鄭云散天之氣以下教令是君下之於民也社廟以下因前文亦政之所本據今教令本之由於社廟則所云降者皆從社廟降於人君也故鄭云教令由社下者由社廟下於人君也隨文勢而文言之皆神降於人君君又降之於民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祗率而上之至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祗高者重義也是祖廟有仁義降於人君人君法之下於民。降於山川之謂與作。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供國事也言山川有材用可以與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與作之教令於民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雷門戶竈行之神中雷謂室也室及門戶竈行人之動作所由為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下於民為之制度也上棟下宇起自黃帝有室則有門戶矣行是道塗所由竈有爨烹之用則五祀乃人之所為而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為要理自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創為之既為其器即立其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焉社祀勾龍廟祭先祖亦人立

寺本十九之一

一

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同。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廣鬼神五祀所以本事。正義曰以上教令皆降於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為取法象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事也祭帝於郊謂祭感生之帝谷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處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見有此利於民故云列地利也物雖資天所生其見在地所以將地言之地之為利也傳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廟以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廟有仁有義其仁可以總之五祀本為制度而制度與率即是事也故云本事山川亦有所本因山川為神不明故云廣鬼神言實敬山川鬼神而祭之與本仁本事互見敬鬼神而才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正義曰上既言祭群臣此言祭得所之驗也故鄭云三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如此為聖王既法象群神人君誠心事之禮行於神則百神應而受職百貨出而可盡人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則矣知百神為列宿者以繫天言之為天之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職使不借監寒暑節風雨時令萬物茂百穀成也百貨金玉者率金王



言之祭地得所地一愛賢山出器車地生醴泉銀龜丹雘金  
玉百貨可盡為人用焉又祖廟得所則民化上知孝於祖廟  
慈愛乎孫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正  
法則矣不言山川者上既言慎思神則已為禮行矣故畧之  
○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正義曰以  
此五者聖王教令之法象祭而事之則神得而事治義理由  
此以備飾禮法從之而出見是義與於此禮藏其中故鄭云  
脩飾飾也藏若其城郭然此言聖王之政法象天地神和而德  
為而為之政政成而神得其神得其所則事順人和而德  
洽於神幸矣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以象其牛羊馨  
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正  
義曰樂今周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自以歲時之常非為太  
平而報而鄭云功大如此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群神之主故  
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民  
和樂歌吟諫而作頌者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  
神以行政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所由是故因人君祭其羣  
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為報功也時萬報桓之  
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為報也歌之舞之謂祭  
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即歌舞也故清廟經曰肅  
肅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具既祭之後定祭時之事明  
非祭時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  
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堂具文王者愾然如復見  
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也頌之作也三為顯神明多由祭  
祀而為故頌叙稱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  
小室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  
然頌雖告神為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  
工有客烈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姪之等皆不論神明之事  
是頌辭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今頌  
吳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  
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龍離武酌賚之等為祖廟之  
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督載見有客閔予小子訪  
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萬與殷  
有皇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為制度常事非其盛故  
頌為四於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為制度常事非其盛故  
無之羣神之中亦有圓丘之大神方澤之地祗五方之帝六  
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感今德澤上祀祖父如以祖  
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圓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  
美則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  
與我將詩人不為之頌所以今皆無也毛氏之義傳訓不具  
玉肅集鳴鶴之傳而為之頌

或如王肅言也維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行之為成王即政  
之後事也成王年十四周公攝政為元年攝政二年春朝廟  
闕予小子之篇見也自客亦周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  
宜攝政四年之事以王來自奄非攝政時與鄭異不可為之  
為三年中也三年除喪明年禘於群廟則雖  
為四年事其餘則錯互不可盡檢或與鄭同

###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上焉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

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

耳成洛邑君攝五年時○廟本又作席古今字也苗笑反杜

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維音洛本音作洛水名字從水後

漢都洛陽以火德為水剋火故改為各房佳朝直遙反

清廟八句至王焉。正義曰清廟詩者祀文王之樂歌也序

又申說祀之時節周公攝王之政營邑於洛既已成此洛邑

於是天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於清廟以祀此文王

焉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詠其事而依此清廟之詩後乃用

之於樂以為常歌也周禮四時之祭其祭者春曰祀因春是

四時之首故以祀為通名楚茨忽云烝嘗序稱祭祀是秋冬

之祭亦以祀目之此祀文王自當在春餘序之稱祀不必皆

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穀禮春禘夏禘四時皆無

祀名而商頌之序亦稱祀者子夏生於周此因以周法言之

那與烈祖皆云烝嘗而序稱祀是祀為通名也案召誥經

序登洛邑者乃是召公所為而云周公既成洛邑者以周公

攝行王事君統臣功故以周公為王既成洛邑在攝攝五年

其朝諸侯則在六年明堂位所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

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成洛邑後年始朝諸侯而

此繫之成洛邑者以洛邑既成之後朝事莫此之先故繫之

也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四夷莫不咸在言

率之以祀文王則朝者悉皆助祭序雖文王諸侯其實亦有

四夷但四夷此乃一見助祭非常故畧而不言之且諸侯之

朝當依服數而至明堂之位得夷夏非在者以其禮樂初成

將頭度量故特使俱至異於常朝也顧命諸侯見王之禮召

公率西方諸侯甲寅率東方諸侯則率諸侯者皆二伯為之

此言率者謂周公使二伯率之以從周公祀文王也文王之

廟雖四時常祀而禮特異於常諸侯皆在祭最盛詩人述

其言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當也○箋

朝至年時。正義曰此篇文王神之所居稱為清廟之意以

其言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當也○箋

朝至年時。正義曰此篇文王神之所居稱為清廟之意以

其言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當也○箋

朝至年時。正義曰此篇文王神之所居稱為清廟之意以

其言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當也○箋

其所祭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實也謂之清廟也此所祭者  
止祭文王之神所以有清廟之德者夫德清明文王象焉以  
文王能象天清明故謂其廟為清廟樂記曰是故清明象天  
是天德清明也孔子問居曰清廟在躬注云謂聖人之德亦  
清明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文王能象天也賈逵左  
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  
云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  
王者敬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  
非清靜之義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靜何獨文  
王之廟顯清靜之名以此故不從賈氏之說也言祭之而嚴  
此詩者謂公之時詩人述之而作此清廟之詩墓門云歌以  
訊之箋云歌謂作此詩是也既作之後其祭皆升堂歌之以  
為常曲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立宮室象貌而為  
之者言死者之宗廟象生時之宮室谷梁故冬官匠人所謂  
宗廟及路寢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廟猶生之路寢故云象  
貌為之由此言自天子至於卿士得立廟者其制皆如生  
居之宮矣案鄭志說顧命成王崩於鎬因先王之宮故有左  
右房為諸侯制也是文武之制路寢未如明堂樂記注云文  
王之廟為明堂制則文王之廟不類生宮而云象貌為之者  
文王以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其宮室制度未暇為天子制

耳若為天子之制其寢必與廟同亦是象王主宮也若然祭  
法注云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親  
雖立於事之若生為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如  
此二注象先祖身之形貌者以廟類生人之室祭則想見其  
容貌彼注通言其意耳作廟者為室不為形必不得象先祖  
之面貌矣或成洛邑攝五年時者書序云成王在豐啟宅洛  
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公宅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  
告卜作洛詒如是則作洛邑與成周同年營之矣書傳說周  
成洛邑在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明此朝諸侯與明堂位所  
朝為一

###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

於穆辭也穆美肅敬雝  
和相助也箋云顯光也  
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  
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於音烏注同後發句皆放此以  
意求之相息亮反注同

**疏**於穆清廟○毛以為於乎美哉  
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祭之禮義  
既內敬於心且外和於色又諸侯有明著之德來助祭也其  
祭之時又有濟濟然美容儀之衆士亦來助祭於此衆士等  
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此衆士  
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與之相台也此明著著

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此衆士  
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與之相台也此明著著

侯與威儀衆士長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後世常然供承不  
絕則文王之德豈不顯於天豈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  
王之德爲人所樂無身厭倦於人斯由人樂之不厭故皆奔  
走承之○鄭唯以駿奔走二句爲異言諸侯之與多士大奔  
走而來在文王之廟豈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豈  
不承順文王之意與言其承順之餘同○傳於數至相助○  
正義曰於乎於戲皆古之嗚呼之字故爲歎辭穆美釋詁文  
書傳云穆者敬之言穆爲敬之美也樂記引詩云肅雝和鳴  
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與和何事而不行是肅爲敬雍  
爲和也釋詁云相助勳也俱訓爲勳是相得爲助○箋顯光  
至助祭○正義曰顯光釋詁文定本集注皆云顯光也見也  
於義爲是以此祀文王之歌美其祀不美其廟故云周公之  
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者謂周公祭祀能敬和也以肅雝  
者肅雝故屬於周公唯顯相爲諸侯耳知顯相是諸侯者序  
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於此經當有諸侯之事而下文別言  
多士多士非諸侯則顯相是諸侯可知於諸侯言相名多士  
亦爲相矣此箋以肅雝屬周公而書傳云肅雝顯相注云四  
海敬和明德來助祭以敬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

### 在天

執文德之人也箋云對配越於天矣猶配順其素如存

### 疏

傳執文德之人○正義曰經云秉文之德謂多士執

也亦與鄭同○箋對配至生存○正義曰釋詁云如合會對  
也其對爲配之義越於釋詁文濟濟之衆士謂朝廷之臣也  
執行文上之德謂被文王之化執而行之不使失墜也言在  
天則是有物在天而非天此祀文王之事故知在天謂文王  
精神已在天也文王在天而云多士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  
之相配也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止率諸侯已多士亦助  
祭序不言率之者王朝之臣助祭爲常非所當率故不須言  
也以朝廷之臣親受文王之化故言秉文之德也駿奔走在  
則外臣疏遠言其自有光明亦所以互相通也

### 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駿長也顯於天矣其承於

大也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  
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德  
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駿音峻

### 疏

下篇同射音亦厭也見厭於豔反下同與音餘下同

長至於人矣。正義曰：駿長釋詁文，言長者山奔走，在朝未  
確。一時之事，乃百出長然，故言長也。以文王精神已在於天  
光顯，文王是顯於天也。此奔走助祭，是承事文王，故見承於  
人，也不見厭於人者，由文王德美不為人厭，所以諸侯多士  
奔走助之。結上助祭之意也。見承於人，上或有不字，衍字與  
不見厭相涉，為誤定。本集注並無不字。箋發大至厭之。  
正義曰：駿大釋詁文也。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逆探後  
世，不宜以駿為長。此承諸侯多士之下，據言奔走，則文王主  
事故云：諸侯與眾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動  
祭以其俱來，故訓駿為大。大者多而疾來之意。禮記大傳亦  
云：駿奔走注駿疾也。疾奔走言勤事也。其意與此相據成也。  
又以上言在天者，見文王其身雖死，其道猶存，既言人能配  
行，故指在天為義。此言奔走在廟，王述於時之事，無取於在  
天，故以為光明。文王之德，承順以王之意，光明文王之德，雖  
亦得為顯之於天，但於文勢，直言人所昭見，不當遠指上天。  
故易傳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即與不見厭於人與禮記同。

### 清朝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告大平者，君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

小引

充十九之一

疏

維大

崩。今天下大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樂。○維韓詩云：維念也。大音泰。後大平皆放此。  
八句。○正義曰：維天之命，詩者太平告文王之樂歌也。以文  
王受命，造立周邦，未及大平而崩，不得制禮作樂。今周公攝  
政，繼父之業，致得大平，將欲作樂制禮，其所制作皆是文王  
之意。故以大平之時，告於文王，謂設祭以告文王之廟。言今  
已大平，已將制作，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陳文王之德，有  
德，衍周公以制禮順文王之意，使後世行之。是所告之事  
也。○箋：告大平至作樂。○正義曰：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  
定制禮，功成治定，即大平之事。此經所謂我其收之駿，惠我  
文王，是制作之意。明其將欲制作，有此告耳。制禮作樂，在六  
年之初，故知此告大平五年之末也。又解所以必告文王者，  
文王受命不卒而崩，卒者終也。聖人之受天命，必致天下太  
平，制作一代大法，乃可謂之終耳。文王未終此事，而身已崩，  
具其心，有遺恨。今既天下大平成就，文王之志，故承其素意，  
而告之，冀使文王知之，不復懷恨。故也。文王之不作，禮樂者  
非謂智謀不能制作，正以時未大平，故不為耳。於五年之  
末，以大平告之，明已欲以六年成就之言。六年者，為制作成  
就之時。其始，卓創當先於此矣。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頌  
度量而天下人服，明是制作已就，故度量可頌。其禮亦應頌。

之未即施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猶戒成王使肇稱殷禮  
禮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用周禮也武王亦不卒而崩惟  
告文王者當時亦應並告伯也文王是創基之主紂尚未滅  
遺恨為深周公之作周禮稱爲文王之意故作者王於文王  
辭不及武王序亦順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孟仲子  
之意指言告文王焉

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云命猶道也疏維天之命○  
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疏毛以爲言維

此天所爲之教命於乎美哉動行而不已言天道轉運無極  
止時也天德之美如此而文王能當於天心又歎文王於乎

豈不顯乎此文王之德之大言文王美德之大實光顯也文  
王德既顯大而亦行之不已與天同功又以此嘉美之道以

戒慎我子孫言欲使子孫謹慎行其道文王意既如此我周  
公其當歛聚之以制典法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作之若成當

使曾孫成王厚行之以爲天下之法周公以此意告文王故  
作者述而歌之○鄭以純爲純美益爲益曾孫通謂後世之

王維此爲異其大意則同○傳孟仲子至之禮○正義曰文當  
如此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

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季於孟子者也謂云孟仲子者子思  
弟子蓋與之軻共事子思後季於孟朝著書論詩毛氏取以

爲說言此之意稱天命以述制禮之事者歎大哉天命之  
無極而嘉美周世之禮也美天道行而不已足歎大天命之

極文王順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意是周之禮法效天爲  
之故此言文王是美周之禮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或作周公

之禮者誤也謂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已此  
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於穆而不從其

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詩同也○箋命猶至不已○正  
義曰天之教命即是天道故中庸引此詩乃云

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是不已爲天之事故云動而不已行  
而不止易繫辭云日生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曰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  
天道不已止之事也

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純大假嘉溢慎收  
已也溢盈溢之言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德德教之無倦

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之道饒行與我我其聚斂之以  
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八官之職也書曰考

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假音暇溢音逸徐云毛音溢慎市  
霽反本或作順案爾雅云必神溢慎也不作順字

王肅及崔中毛並作順也明與音餘單音用  
曾孫篤

之 成王能厚行之也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

○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疏 傳純大至收服○正義

今或作能厚成之也重首龍反疏 曰純人假嘉溢慎皆釋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

謂德之純美無玷缺而行之不止息也孝經云滿而不溢是

收為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為密故易之也文王既行不倦已

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謂收聚文王流散之德以制之

也其實周公自是聖人作法出於已意但以歸功文王故言

是意有所恨今既太平作之是大順我文王之德也欲

言所作以曉人故言謂為周禮六官之職即今之周禮是也

未節樂又崩云無可指覆指以周禮統之於心是禮之根本

今所承我明成王所用六典之法者乃盡是配文祖明堂

引以證此彼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

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為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

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如彼注直以文祖為明堂不為文王者

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

也彼注更自觀經為說與此引意不同義得兩通故也○傳

成王能厚行之○正義曰傳以周公制禮成王行之乃是為

成王而作故以信南山經序準之以曾孫為成王也厚行之

者用意專而降厚即假樂所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也○

箋曾猶至維今○正義曰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

一人使之施用一代法當通之後王故知曾孫之王非獨成

王也曾猶重也孫之子為曾孫也孫是其正稱自曾孫已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武王制焉○刺上亦反 疏 五句

武王制焉○刺上亦反 疏 五句

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歌樂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  
武王作樂象而為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  
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大平山彼五伐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  
之而為此歌焉時邁般桓之等皆武王時事成王之世乃頌  
之此象舞武王所制以為成王之時奏之成王之時頌之理  
亦可矣但武王既制此樂其法遂傳於後春秋之出季札見  
觀樂見舞象是於成王之世猶尚奏之可知頌必大平乃為  
明是胡之而作又此詩所述述其作樂所象不言初成新奏  
以此知奏在成王之世作者見而歌之也經言文王之法可  
用以成功是制象舞之意○象象舞至制焉○正義曰此詩  
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此樂象文王之事以象武為名故解  
其名此之意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兵之時有刺有伐此樂象於用  
兵之時刺伐之事而為之舞故謂之象武也知者以其言象  
則是有於法象樂記說文武之樂象武王之伐明此象武象  
文王之伐也武王制焉者以為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文王  
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孝  
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明武王有於述矣於周公之時  
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言復象文王之伐制為別樂  
故知象舞武王制焉武王未及太平而作此樂一代大典浪

卷十九之二

禮記

卷

待大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為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為  
之周公大作故期為武樂耳春官大司樂六代之樂唯舞大  
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列於六樂蓋大合諸樂乃為此舞或  
祈告所用周禮無之伐二十九年曾為季札舞之明其有用  
明矣案彼傳云見舞象箭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  
也箭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預曰箭舞者所執南籥  
以箭也其言箭為所執未審何器以箭為舞曲不知所出要  
知箭與南籥必是此樂所有也傳直云舞象象下更無舞字  
則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為舞故此文稱象象舞也象舞  
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樂象武王之事二  
者俱是為象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樂亦為象也故禮記文王世子  
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為象也故禮記文王世子  
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相對即俱是  
詩篇故明堂位注象謂頌武也謂武詩為象明大武之樂  
亦為象矣但記文於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箭管以  
吹之武樂則于戚以舞之所以並談其文故鄭并武解其意  
於文王世子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  
之舞於祭統注云管象以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  
並解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後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  
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



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於升歌下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三之事故知

### 熙文王之典

敗亂之法也箋云緝熙光明也天下之所以無

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緝七入反熙許其反

象之事而歸功於文王言今日所以維皆清靜光明無敗亂

之政者乃由在前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其伐早晚為之乃

本受命始為禋祀昊天之時以行此法而伐紂之枝黨言其

祭天乃伐其法重而可傳故至今武王用之伐紂而有成功

致得天下清明是此征伐之法維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矣

故武王述其事而制此舞詩人見其奏而歌之為此維清緝

熙是當時之事作者先言時事然後上本文王又據文王說

之而下故其言不次。傳典法。正義曰釋詁云典法常也

其訓為常是典得為法。箋緝熙至五伐。正義曰釋詁云

緝熙皆光也但光亦明也故連言之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

雖伐紂之後亦得為此言要大為清明必是太平之世此當

是周公成王之時見其清明乃上本文王也文王七年五伐

即尚書傳云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

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也

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

天上帝。肇音召禋音因徐又音烟

### 維清緝

維清緝熙。正義曰詩人既

觀太平見奏象舞乃述其所

疏。維清緝熙。正義曰詩人既

觀太平見奏象舞乃述其所

疏。維清緝熙。正義曰詩人既

觀太平見奏象舞乃述其所

疏。維清緝熙。正義曰詩人既

觀太平見奏象舞乃述其所

疏。維清緝熙。正義曰詩人既

觀太平見奏象舞乃述其所

疏。維清緝熙。正義曰詩人既

觀太平見奏象舞乃述其所

疏。維清緝熙。正義曰詩人既

觀太平見奏象舞乃述其所

疏。維清緝熙。正義曰詩人既

觀太平見奏象舞乃述其所

疏。維清緝熙。正義曰詩人既

觀太平見奏象舞乃述其所

### 維周之禎

迄至禎祥也箋云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

之而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

得天下之吉祥。迄許乞反禎音真尔

疏。傳迄至禎祥。正義曰迄至禎祥。

疏。傳迄至禎祥。正義曰迄至禎祥。

疏。傳迄至禎祥。正義曰迄至禎祥。

疏。傳迄至禎祥。正義曰迄至禎祥。

疏。傳迄至禎祥。正義曰迄至禎祥。

疏。傳迄至禎祥。正義曰迄至禎祥。

疏。傳迄至禎祥。正義曰迄至禎祥。

疏。傳迄至禎祥。正義曰迄至禎祥。

疏。傳迄至禎祥。正義曰迄至禎祥。

疏。傳迄至禎祥。正義曰迄至禎祥。

疏。傳迄至禎祥。正義曰迄至禎祥。

疏。傳迄至禎祥。正義曰迄至禎祥。

疏。傳迄至禎祥。正義曰迄至禎祥。

疏。傳迄至禎祥。正義曰迄至禎祥。

疏。傳迄至禎祥。正義曰迄至禎祥。

誥文祺祥釋言文舍人曰祺福之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祺  
寔本集注祺字作禎。箋文王至吉祥。正義曰此詩之作  
在周公成王之時以文王為古故謂武王為今自是辭相對  
耳非言作詩之時為武王也祥者是徵兆之先見者也文王  
始造伐法武王用以成功是文王之法  
為伐討徵兆故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

###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

位也。朝疏烈文十三句。正義曰烈文詩者成王即政直遙反。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攝七年致政

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為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者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戒辭也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政明年俱得為成王即政但此篇勅戒諸侯用賞不以為已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之後年之事也臣工序云遣於席此不言遣者彼勅之使在國有事來咨於王又令及時教民農業是將遣而戒故言遣以戒之此則戒以為君之法其辭不為遣也言遣箋意於經亦有卿士序不言者以

○詩卷十九之一

一十六

諸侯為重故舉諸侯以摠之。箋新王至嗣位。正義曰解即政所以有祭得為諸侯所助之意以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廟告已今繼嗣其位有此祭故諸侯助之也必知用朝享之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四時之間祀有追享朝享者追享者追祭遷席之主以事有所禱請非即政所當用朝享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為之即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人君即政必以月正元日此日於法自當行朝享之禮故知成王即政用此禮以祭而直諸侯助之也新王即政以歲首朔日則是周正月矣臣工箋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者侯之朝在周之季春此於周之孟春得有諸侯在京助王祭者以新王即政故特命使朝或去冬朝者留得歲田也鄭於顧命之注以居攝六年為年端則此年未必六服盡來蓋近者至也案洛誥說周公致政之事云烝至歲文王辭牛一武王辭牛一王命作冊流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於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為後謂封伯禽也彼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同日事也此言以朝享之禮彼言恰祭文武者此言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彼祭文武謂告封周公此二禮必不得同

也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明是二者各自設祭當是  
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群廟以告已嗣位於祭之末即勅戒諸  
侯事訖更以禮合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必  
知彼與此非一祭者此即政用朝享之禮當各就其廟彼封  
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彼則知合祭文武於文王  
廟者以彼經云文王既牛一武王既牛一則云王命作冊是  
并告二神一為祭甲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此祭祖者  
則徧告羣廟而隻唯言祖考者祖考總辭可以兼諸廟也

### 列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王錫之箋云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  
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  
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辟音壁注○疏○烈文辟公  
下皆同祉音耻疆居良反竟也傳直專反

成王於祭之末呼諸侯而戒之曰汝等有是光明文章者書  
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賜汝以此祉福也言文王造始周國  
此等作周藩屏得為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文王既賜以  
此福又愛我此等諸侯無有竟已之時今其子孫得常安之  
言文王終常愛之使得傳世不絕也既言文王如此又論武  
王亦然我王伐紂之後以舊國皆○能滅而我武王觀汝

李亦公六十三

卷一九之一

十七

舊為君者言無大累於汝國維我武王其就封立之言武王  
亦愛諸侯不復敗退也我文王武王愛汝先人如此汝當念  
此先人之大功繼續父祖餘胤序其美之欲使之循行美政  
以繼其先祖也人為之陳武王之德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者  
得其賢則國家強矣四方有不率服者其可訓導之不顯乎  
維是有德若能有德此賢人則身必顯矣百辟有無所法者  
其可師此顯德而法象之言武王有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  
方刑百辟是武王之道至美矣於乎我之前王則此武王其  
道不可忘也示之以武王之道欲使法而行之○勅以為助  
祭者有卿士與諸侯公辭兼戒之成王於祭之末呼之曰  
有光明文章者百辟卿士與群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以  
此王天下之祉福又愛我文王武王其愛之多無自疆畔使  
其子孫常得安而居之故我今得嗣守其位制賞罰之柄汝  
諸侯等若無大罪惡累及於汝國維我王家其必能而益辱  
之謂增其爵命加之土地也汝卿大夫等若能念此居官大  
功勤事不廢我則使汝繼世在位得其次序有殊勳績其  
出於外而君之汝等當勤力為善也又教之為善之法汝等  
公等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強矣四方鄰國  
知汝任賢其皆順從之汝卿士等不明乎維是勤其德若能  
勤德則身明顯矣百辟卿士知汝有德其皆法則之此任賢

勳德之事事之美者於乎我之則王文王武王能勤行此道  
之故。人稱誦之不忘。故等宜法效前王亦勤行之。○傳烈光  
至錫之。○正義曰。烈光釋詁文。以辟公之下。即言賜福是賜  
之以福。使得為此辟公也。文王是周之創業之主。文王造此  
周國。此等得在周統內。列為諸侯。乃是文王之所錫。故言文  
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武王賜之矣。傳以錫茲祉福為  
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  
侯得繼世也。其文皆無卿士。則辟公謂君人之公。非百辟  
上矣。○箋惠愛至天位。○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以月令云  
百辟是卿士之勳。稱下有爾邦百辟。與此相承。則辟當下百  
辟。公當下爾邦。故分辟公為二。即辟公謂卿士及天下諸侯  
也。此既分辟公為二。故下兩經亦分為二。皆上戒諸侯下戒  
百辟。與此勢相成也。○以下云爾邦謂諸侯為爾。則此經云  
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傳以為天賜祉福。謂賜文  
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愛之無有期。竟謂卜世三十。卜年  
七百。是長遠無期也。先解經文後指其事。故云謂文王武王  
以純德受命定天位也。純德者純美之德。即上篇無封靡  
所云之德之純是也。以文武俱受天命。故連言之。

### 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序下八三十一 卷十九之一 二十八

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云崇厚也。皇君也。無  
大累於女。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念  
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  
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累劣為反。下同。  
**疏**傳封大至皇美。○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吳為封豕長  
蛇。封與長為類。則封豕為大豕。故封為大也。靡謂後靡  
奢。後靡靡是罪累之事。故靡為累也。釋詁云。崇高也。高是立  
之義。故以崇為立也。戎大皇美。皆釋詁文。傳於此篇。不言卿  
士。則此經所陳。皆戒諸侯之事。上已言文王賜之。此又言經  
王立之。封立諸侯。始至於武王。則維王立之。謂武王也。既陳  
文武之愛諸侯。乃云念此戎功。則是戒諸侯使念父祖之人  
功也。諸侯名為一國之君。不得有次序之義。釋詁云。叙緒也。  
則繼父祖之胤緒也。故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  
累於其國。若就立之序。繼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也。  
箋崇厚至封之。○正義曰。以崇訓高也。高是厚義。故為厚也。  
皇君釋詁文。無大累於汝。國為王者勸誘之辭。且其實小。亦  
亦不可也。其無罪累。則是有功王者之於諸侯。有功則賞之。  
故知厚之謂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人臣守職  
當念立所職之功。奉行不倦也。言大功勤事不廢。謂人臣守  
之中。又為等級功小。首猶得繼世在位。得其次序。謂卿士之

為卿大夫之子為大夫守其祿位不失舊業也功尤大者則其君之謂出封為諸侯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等是有大功者王則出而封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

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訓道也前王武王也箋云無疆乎維得賢也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夫法其所為也於乎先王文王武王

王其於此道人稱頌之不忘○道音導

疏 傳競疆至武

競疆釋言文也教訓者所以導誘人故訓為道也成王之前唯武王耳故知前王武王傳以此篇皆戒諸侯之辭此經所言陳武王之事使諸侯慕之也○箋無疆至不忘○正義曰

得賢國強則四鄰畏威慕德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言諸侯得賢人則其餘諸侯順之不顯維德與上無競維人相當箋云不明乎維勤其德勤其德則身明矣欲明其德必勤行之故箋從省文通以為句耳其意亦與上同也人雖同在寮位有德則尊故卿大夫能勤明其德者其餘卿大夫則法其所為也文王武王勤行此道謂行此求賢勤德之事故人稱誦之不忘也定本有文王武王俗唯武王誤也

疏 天作七句○正義曰天作詩者祀先王

###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王至不密○大音泰大王大祖皆同

疏 天作七句○正義曰天作詩者祀先王

先王先公詩人以今太平是先祖之力故因此祭述其事而作歌焉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祠約嘗烝但祀是惣名未

知在何時也時祭所及唯親廟與大祖於成王之世為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在后稷耳

於三既惣稱先王故亦謂后稷為先公令使其文相類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公者以詩人因於祭祀而

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真辭不及於后稷序以祭時實祭后

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

序言海亦此類也○箋先王至不密○正義曰周公之追王自大王以下此序並云王公故辨之也諸蓋至不密於時並

為毀廟唯祭乃及之此言祀者乃是時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之言廣解先公之義不謂時祭皆及也時祭先公唯后稷耳若直言先公謂后稷也此等不為先公欲明此皆為先公非獨后稷故除去后稷而指此先公

也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為禘祭案玄鳥箋云祀當為禘禘  
鄭以為禘亦當破此祀字今不被祀字明非禘也天保云禘  
祠烝嘗于公先王彼烝烝之各亦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  
故不可兼言公王也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  
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且此詩若禘祭禘祭禘祭禘祭禘祭  
祖則辭要理當何須煩文言先王先公也以此知所言祀者  
正是天作高山大王荒之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  
時祭

所作也箋云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研及岐至于荆山天生  
此高山使與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廣  
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疏天  
岐其宜反道音導汧口田反又口見反幽彼貧反

高山毛以為天之生此萬物在於高山之上大王居岐治其  
道德使與雲雨長大此天所生者即陰陽和是其能長大之  
下四句又說文王之德被萬民居岐邦黎作宮室者文王則  
能安之彼萬民又後往者山川岐邦之君有交易之德故也

下一句云由父祖之德若此令子孫得保天位前往者文王  
安之後往者亦能安之後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交易之德前  
往者亦然為互文也○鄭上二句別具在箋餘同○傳作生  
至所作○正義曰作者造立之言故也○生也荒者寬廣之義

故為大也○箋高山至其初正義曰以文王未從豐之前  
與大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云天生高山不言生  
萬物故易毛也引書曰導研及岐至于荆山禹貢文彼言禹

所開導從研山及岐山至於荆山皆舉大山以言而岐山在  
其中引之以證岐山為高山也祭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  
備三十一一年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

下者其唯泰山乎是高山能與雲雨而利萬物也大王能尊  
大之廣其德澤者謂德及草木使之茂殖若旱麓云榛栝濟  
濟是廣山之德澤也山之德澤既廣則山之為神益尊是尊

大之也韋昭云大王秩祀之而尊大焉指謂祭之為大未必  
然也大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故民皆從之居之一  
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是由王之有德故致然也

自一年成邑以下中候纓起之注亦與此同當有成文不知  
事何所出周禮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  
縣為都左傳曰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各自相對為  
文耳此都邑不與彼同也邑是居處之名都是聚聚之稱都  
必大於邑故一介即成邑二年乃成都也書傳說大王遷岐  
周民東脩奔而從之者三十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謂初遷

時也此云一年當謂年終之時其邑當不啻三千但不知其  
定數耳○鄭注禹貢以為堯之時士廣五千里禹彌成五服

五千五百里者四而肅謂三倍則除本而三此云五倍蓋亦除本

而五并木 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為六也 彼徂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君有交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神以簡能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訂大王文王之德

卓爾與天地合其德○行如字王徐並不孟反夷易羊豕反

下徐易曰皆同佼古卯反乾其連反《苦》魏反字亦作坤訂

待項反沈又直丁反說文云評議也譜云參訂時驗謂平比

之也字詁云 子孫保之疏 傳夷易○正義曰釋詁文○

云訂平也 徂徂民注則彼作為民作徂作皆是民事故知彼為民也

徂徂釋詁文以道者人所行故行為道也徂謂新往者則作

為前至者此作矣即蘇詩所謂曰山曰時築室於茲故云皆

樂作宮室以為常君言掌者具其心樂此居不復後轉也後

之往者以波邦之君有交易之道者謂此君其性佼健和易

愛民之情深故歸之也引易曰審賢之業皆繫辭之也言

乾以佼易故為知坤以疑簡故為能 能佼易則其情易知

疑簡則其行易從情易知則人親之世易知則有親行易從

則功可就故易從則有功人以物不我親不能以久故有親

則可久由舉事無功不能以久則賢人之德舉事有功道可

可長久是為德有所成故可久則賢人之業生以能事德業而

廣大是為業有所成故可久則賢人之業生以能事德業而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二

天作一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疏

正義曰昊天有成命七句。

詩者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

祭神州之禮也天地神祇佑助周室文武受其靈命王者

天下詩人見其郊祀思此二王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故述

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言文武施行道德無民不獲之

事也所感天神者周人亦德感蒼帝靈威仰而生祭之於南

郊神州之神則祭之於北郊此二者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

故鄭言郊祀也案禮祭於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不

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而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何者

春官大司樂職曰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

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

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故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

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同樂又曰舞雲門以祀天神祭

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謂言五帝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

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

官技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白牲毛之注云陽祀祭

天於南郊陰祀祭地於北郊此二祀之相相對此郊祀天地

俱言在郊而天地相對故知是所感之帝神州之神也其祀

王不敢康夙夜其基命宥密

二右文武也其基始命信

天大號也其有成命者言周自石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

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也早夜始順天

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竟仁所以詩刻

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成王如字徐于况反○其基本

亦作基音肯又王功于况反○疏○昊天有成命○正○其基本

二字鄭不為別訓而疏以同○則是不異於○也○意○不○必○有



王功而不取暫自安逸常早起夜卧始於信順天命不敢  
僿行其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二君既能如此於乎可  
美也此二君成王之德既光明矣又能篤厚其心而為之  
倦故於其功業終能和而安之以此之故得至於太平是  
昊天德故因其祭而歌之○傳二君至密寧○正義曰此  
以太平之歌作在周公成王之世成王之前有成其王功者  
唯文武耳故知二君王武王也以下傳皆周語文也周語  
稱於周單靖公與之語說昊天有成命叔向告單子之老  
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即全引此篇乃云是道成王之  
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天道成命者而釋昊天其德  
也二心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  
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黃也豐厚也肆固也  
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  
於寧其終也翼厚其心固和之始於德義中於信寬終於  
和故曰成王是全釋此篇之義也古人說詩者因其節文比  
義起象理頗溢於經意不必全與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為  
異故傳來而用焉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詳稱  
之蓋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章昭三謂文武脩己自勤成  
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不然其時人有疑是成  
王身者故辨之也○箋昊天至暴亂正義曰以此郊天之

歌言其所感蒼帝蒼帝非大帝而云昊天昊天與帝名同故  
解昊天是天之精氣中苗與稱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錄言其苗裔  
是王之精氣中苗與稱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錄言其苗裔  
當王是周自右稷之生已有王命言其有將王之也傳訓  
命為信既有所信必將順之故言早夜始順天命經中之命  
已訓為信其言天命鄭自解義之辭故非經之命也正以言  
信必所信有信上言天有成命故知所信順者始信順天命  
也言始者王肅云言其脩德常如始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義  
當然也傳以密為寧寧又訓為安也故云行寬仁安靖之政  
以定天下又解二君行寬安之意寬者體度弘廣性有仁恩  
已上行既如此則其下效之不復為苛虐急刻安者緩於  
物為政清靖王上行既如此其下效之不復為殘暴擾亂  
此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靖所以息暴亂故二君勤行之於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緝明熙廣單厚肆因靖和也  
之誤也於美乎此成上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為  
之不解倦故於其功業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於天下  
平○帶都**疏**箋廣當至之誤也○正義曰箋以外傳之訓  
與爾雅皆同而經詰云熙光也肆設也則是

王身者故辨之也○箋昊天至暴亂正義曰以此郊天之  
歌言其所感蒼帝蒼帝非大帝而云昊天昊天與帝名同故  
解昊天是天之精氣中苗與稱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錄言其苗裔  
是王之精氣中苗與稱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錄言其苗裔  
當王是周自右稷之生已有王命言其有將王之也傳訓  
命為信既有所信必將順之故言早夜始順天命經中之命  
已訓為信其言天命鄭自解義之辭故非經之命也正以言  
信必所信有信上言天有成命故知所信順者始信順天命  
也言始者王肅云言其脩德常如始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義  
當然也傳以密為寧寧又訓為安也故云行寬仁安靖之政  
以定天下又解二君行寬安之意寬者體度弘廣性有仁恩  
已上行既如此則其下效之不復為苛虐急刻安者緩於  
物為政清靖王上行既如此其下效之不復為殘暴擾亂  
此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靖所以息暴亂故二君勤行之於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緝明熙廣單厚肆因靖和也  
之誤也於美乎此成上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為  
之不解倦故於其功業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於天下  
平○帶都**疏**箋廣當至之誤也○正義曰箋以外傳之訓  
與爾雅皆同而經詰云熙光也肆設也則是

因誤故破之

###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疏

我將十句。正義曰：我將詩者祀文王於明堂

之樂歌也。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以今之太

平由此明堂所配之文王故詩人因其配祭述其事而為此

歌焉。經陳周公成王法文王之道為神祐而保之，皆是述文

王之事也。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文王於

明堂，謂大享五帝於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

五帝於明堂，莫適十月，令丞秋是月也。大享帝，注云：言大享

者，禘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是於明堂有總祭

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為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法不

然矣。故雜問志云：不審周以何月於月令，則季秋正可不審

祭月必有大享之禮。明堂是祀天之處，知大享當在明堂，又

以孝經言之，明堂之祀必以文王為配。故知祀文王於明堂

是大享五帝之時也。其餘明堂之祀，則法小於此矣。玉藻注

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又王武王論語注云：

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告以之在明堂，其祭止用

特牛。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故知非告朔之祭也。

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還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

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於郊已有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為

禮耳。其盛乃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何則？堯典

因誤故破之

人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其意唯書文耳郊天之祭祭天而以右後配也昊天有成命指說天之命周辭不及稷思文唯言右後有德不述天功皆作者之心有異序亦順經為辭此之類也

# 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將大享獻也箋云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

皆充盛肥脂有天氣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將如字享許丈反徐許亮反右音又注及下同本亦作佑肥脂徒忽反說文云羊

**疏**

於明堂言我所美大我所欲薦者維是肥羊維是肥牛也以此牛羊所以得肥者維為上天其佑助之故得無傷病也我周公成王善用法此文王之常道日日用之以謀四方之政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文王於我周公成王之祭又散饗之也善法文王之常道而得為天子所佑我周公成王而今而後其常早起夜卧畏敬天之威怒於是安之言安行文王之道以為常法也○鄭上三句唯一字別次四句云我周公成王則法象行此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於天下以治此四方之民維我得受此報福也餘同○傳此文王既佑助我而散饗之故所以與我報福也餘同○傳大享獻○正義曰皆釋詩文○箋將與至助之○正義曰

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為一將者達致之義故云猶奉養謂以此牛羊奉養明神也牛羊充盛肥脂有天氣之助有其為天佑助故無病傷桓六年左傳云奉牲以告曰禱碩肥脂謂其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也謂其備殖成有也彼傳言善於治民不妄勞役民之畜產無疾故祭祀之牲得肥明牛羊肥而無疾是天之力助天之助人唯德是與故云神饗其德而佑助之進天佑之當是佑助於人而已為佑助牛羊者以下句乃云既佑饗之則此未是佑人而連牛羊知是佑助牛羊亦是饗人之德故助之也此祀文王於明堂則是祭天矣禮稱郊用特牲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牛則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牛矣而得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稱焉貴誠用積其配之人無莫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是配者與天異饌明其當用太牢此祀有文武為配於禮得其有羊也夏官羊人云豐積共羊牲注云積積柴以祭天有羊牲者彼彙在積上明所云積柴非祭天當謂標祭祀司中司命之等有羊

#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

# 右饗之

儀善刑法典常靖謙也箋云靖治也受福曰假我儀則武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



庶事萬幾耳目不達於遠方神不照於幽僻或將強以陵  
弱恃衆以侵寡擁遏王命寃不上聞而使遠道細民受枉聖  
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爲此禮時自巡之大司馬職曰及師  
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守若會同  
是巡守之禮有伐罪正民之事也堯典說巡守之禮云協時月  
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  
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  
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賜  
進律是其事也王者代天理民今既爲天遠行所至不可不  
告五岳地之貴神今既來至其傍又亦不可無禮是故燔柴  
以告天望祭山川白虎通云巡守爲祭天何本巡守爲天所  
告至也王制注亦云柴祭天告至也云望祭者山川之神望  
其所在以尊卑次秩祭之堯典注云編以尊卑次秩祭之是  
也言至於方岳之下者每至其方之岳皆爲告祭之禮非獨  
東岳而已告祭則四岳皆然其封禪者唯岱宗而已餘岳不  
封禪也聚士曰封除地曰禪變禪言禪神之也封禪必因  
守而巡守不必封禪何則雖未太平王者觀民風俗而可以  
巡守其封禪必太平功成乃告成於天非太平不可也又  
禪者每一代唯一封而已其巡守則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  
十二年一巡守以爲常非直一巡而已此其所以異也封禪

寺九之二

向

之見於經者唯太宗伯云王大封則先告右土以外更無封  
文也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望降龜龍假雖不  
亦是封禪之事故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岳  
而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而太平陰陽和而致象物是  
則功成瑞至然後可以升中明未太平必不可也白虎通云王  
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既制應  
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  
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  
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增  
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  
就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厚厚者加厚矣是說封禪之義若  
然巡守不必封禪封禪必待太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矣此  
詩述武王之事而箋云至方岳之下而封禪者廣解巡守所  
爲之事言封禪者小內巡守爲之非言武王得封禪也史記  
封禪書云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甫者七  
十三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乃數十二於周唯言成王  
封泰山禪社首是武王必不封禪其巡守則武王爲之以左傳  
之文參之此詩是武王巡守矣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  
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傳所說非也  
編於禪神一句於堯典乃在十一月七日受終於文祖之

時云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編於羣神於二月巡守  
之下唯有柴望秩於山川而已不言編於群神此一句衍字  
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案王制說巡守之禮亦云柴而望  
祀不言編羣神也堯典注云羣神丘陵墳衍之屬般序止云  
四岳河海經唯言隨山喬岳不言墳衍丘陵是必不編群神  
也其以堯典之文上下相校正月所祭之神多於祭岱之時  
而至岱不禋六宗何知當編羣神時邁其邦昊天其  
也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之耳

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  
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右

邁行震動疊懼懷  
柔安喬高也高

岳岱宗也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  
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  
賢知使為之臣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  
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來安  
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為君美之也  
右音又注同助也疊徒協反柔如字本亦作濡兩通俱訓安  
也喬音橋嶽本亦作岳同音岳知音智

**疏**

時邁其邦○正義曰周公以時既  
太平追述武王之事實言武王既定

天下以時行其邦國其出也天行雲轉六軍皆從羣臣賢智  
各司其職於是乃見昊天其於武王子愛之矣實佑助而  
序我有周之事謂生賢智之臣使得以為用是子愛之也其  
所往之國始欲我武王以軍威動之莫不動懼而服是威又  
可畏不假用兵也至於方岳之下其來乃為安寧百神及河  
與高岳皆次秩祭之武王巡行邦國而使人神得所信乎武  
王之德如是維宜為天下之君也於此行也明見天之愛我  
有周使俊乂之臣用次序在位多生賢哲令之在官是其子  
愛之效於此明見之也動之以威莫敢不服武王於是則聚  
其干戈而納之則歸其弓矢而藏之是由往則震懼故不用  
之也我武王能如此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其功其大美  
矣故陳其功狀於是大樂二歌之信哉我武王之德能長安  
之言能安此大樂之美故歌之也○傳邁行至岱宗○正義  
曰邁行懷來釋言文震動疊懼喬高釋言文被疊作音義  
同釋語云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  
濡柔是也言高岳岱宗者以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  
宗言之其實理兼四岳般祀四岳是也謂之岱宗者應劭風  
俗通云岱始也宗長也万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長白  
雲通云岱者言万物相代於東方也○箋薄猶至美之○正  
義曰柔音傳云薄音箋云薄言我邁其云薄欲如此亦是初

知出行之其邦國謂巡守也。佑序之文，承昊天之下，故知亦是  
之臣也。時雖無敵，可伐也。但兵行主伐，有罪故云。其兵所征，伐  
用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言其威武，又見畏謂不但為  
天所愛，復為人所畏。故言又也。樂記說武王克定天下，其兵  
包以虎皮，示不復用。則伐紂之後，天下即服。至於巡守，始言  
耳。非謂時有叛者見兵乃服也。又解巡守之行，得有動威之  
忘以王行巡守，以軍從故也。知者以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  
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掌其戒令。位舉  
主及軍器，上云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師  
言舉主及軍器是征伐實事，則上云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  
為征伐及師為巡守，故及師之下，注云師謂王巡守若會同  
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心者，未  
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當師從也。言大合軍，猶大司馬言大  
合樂，大合樂者，備作六代之樂，則知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  
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耳天子鄭意以巡守必  
有六軍，但禮無正文，故云無六軍之文耳。天子海內之封，安  
不忘危，且云救無辜，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百神者，謂天與

山川之神，神以王為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羣神，謂望於山  
川。堯典云：望秩於山川。秩者，次秩，故云皆以尊卑祭之。此  
百神止云山川而已，益明序下之箋，無備於羣神也。允王  
維石，勳上事而勳之，故云信哉。武王之德，宜為君羨之也。明

**昭有周式序在位**。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

周家也。以其有俊乂，次第處位，言**疏**。傳明矣。至不疑。

此者著天其子愛之，古序之效也。明矣。至不疑。

俱是見義，但以達見遠事，謂之為明。其昭者，大明之狀。故云

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言因此巡守知天而今而後常愛

周家其事，昭然不復為疑。與鄭明見之義同，但分而後常愛

○箋明見至之效。正義曰：昭見釋詁文也。以毛意微申使

易曉，故云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正以修文之人，用次  
第處位，故也。此經一句，覆上佑序，有周故云。言此者，著天其  
子愛佑序。載戰干戈，載橐鞬弓矢。戰戰橐鞬也。箋云  
之效，驗也。載戰干戈，載橐鞬弓矢。戰戰橐鞬也。箋云  
守而天下咸服，其不復用此，又昔震疊之效。疏。傳戰聚橐  
也。○戰測立反，橐音羔，鞬吐力反，復扶又反。疏。鞬，○正義  
曰：戰聚，釋詁文。橐，音羔，鞬，吐力反，復扶又反。疏。鞬，○正義  
名，離故內弓於衣，謂之鞬弓。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詩大也箋云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  
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肆音四夏戶雅  
注同允王保之箋云允信也信哉武王之**疏**○正義

曰釋詁文○箋懿美至稱夏○正義曰懿美釋詁文肆者張  
設之言故為陳也言求自此求彼之辭故知求美德之士  
而用之謂武王在位是武王求而得之也以言陳之於夏故  
知夏為樂名又解名為夏之意以夏者大也樂歌之大者稱  
夏也思文箋云夏之屬有九與此意相足言由周禮有九夏  
知此夏為樂歌也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  
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夏驚夏注云夏大也樂之大  
歌有九是九夏之名也彼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梁皆周  
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也梁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  
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  
樂崩亦從而云是以頌不能具然則鄭以九夏別  
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之大者皆稱夏耳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執競其敬反執持也**疏**○正義曰

競詩者祀武王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既致太平祀於  
武王之廟時人以今得太平由武王所致故因其祀述其功  
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述武王生時之功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  
康上帝是皇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

道者維有武王耳不顯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疆也不顯乎  
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  
大助本或**疏**○正義曰言有能持強盛之道者

作天功維武王耳此武王豈為無強乎維克商之功  
業實為強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為顯也由其既  
強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重述武王強顯得  
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  
四方之民而亦不顯其為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而得  
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鍾鼓之樂其聲和樂嗶嗶然奏  
聲管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故神下與  
之福如多而纒纒然下與福豐大而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  
威儀順背反反然其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既歸  
於德矣於祭之事終始無違故致福祿復來與之言武王受  
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傳無競至皇美○正

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傳無競至皇美○正



曰無競反其言故為競也烈業顯光皇美皆釋詁文又曰  
安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大功謂伐紂也安之謂安祖考也  
王祖考其心與成王業未就心皆不安武王既伐紂是成  
大功安祖考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其意與鄭同○箋競強至  
福祿○正義曰競強釋言文時是釋詁文武王大業在於伐  
紂故云維烈是克商之功業也下武云三右在天王配於京  
求言孝思應侯順德故知成安是成安祖考之道也既強顯  
之下乃言天美之與之福祿謂使之胤嗣長遠享國不絕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自彼成康用彼  
成安之道也奄

同也斤斤明察也箋云四方謂天下也武王用成安祖考之  
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為周明察之君斤斤如也○斤紀觀  
反**疏**傳自彼至明察○正義曰訓自為用故云用彼成安  
以奄為覆覆蓋四方同為已有與傳不異也鄭於闕宮玄鳥箋皆  
釋訓文明明斤斤察也此連其明故云明察

**鐘鼓嗶嗶**  
鐘鼓嗶嗶

**馨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  
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箋云反

**醉既飽福祿來反**  
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箋云反

三示

寺九十九之二

十一

真

反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八音克諧  
神與之福又衆大謂如振辭也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

福祿也○聖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注同筦音管本亦作管  
同將七羊反注同說文作筦行貌穰如羊反反反如字沈

符反反又音販復扶又反**疏**傳嗶嗶至反復○正義曰嗶  
重也又音服重直用反

集謂與諸聲相和與諸樂台集也釋訓云嗶嗶樂也穰穰福  
也舍人曰嗶嗶鐘鼓之樂也穰穰衆多之貌也其氏引此詩

明穰穰是福豐之貌也簡簡大釋訓文李巡曰簡簡降福之  
大也○釋言云復反也是反得為復定本作覆○箋武王至

聖難也釋言云復反也是反得為復定本作覆○箋武王至  
福祿○正義曰箋以文承奄有之下降福是祭祀之事故知

是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也少牢大夫嘏辭尚云受祿  
于天宜稼子田天子嘏辭致福固宜衆且大矣故云謂如嘏

辭也祭義說祭祀之禮主人慤而趨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則  
威儀反反是即祭者之容也既醉既飽文在反反之下故知

謂羣神醉飽也祭末旅酬下及羣臣故有醉飽之義即既醉  
云云酒飽德是也此明祭之末節人多倦而違禮故羨其

降福也但作者於樂音和集之下以言降福於群臣既醉之

下復言福祿每於一事得禮一言獲福欲見善不虛作福也  
知下之為節文之勢故言福祿復來也祭祀宗廟常有酒食之  
獻此不言黍稷牲牢惟云對樂  
者詩人意之所言無義烈也

### 執競一章一四句

思文右稷配天也疏

思文八句。正義曰：思文詩者，右稷配天之樂歌也。周公

既已制禮，惟右稷以配所感之帝，祭於南郊，既已祀之，因選  
右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為此歌焉。經皆陳右稷有德，可  
以配天之事。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右稷，克配彼天。  
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右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  
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主言文王饗其  
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此篇王說  
右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右稷饗其祭祀，故  
言右稷配天。田經文有異，故為序不同也。

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極中也。箋云：克，能也。立，當作。立，當作。立，當作。立，當作。

烝，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右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  
水，黎民阻飢，右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

不於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烝之，承反。粒音立。阻，莊  
呂反。難也。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女音刈。鄭注：尚書五蓋

反本或反。疏。有文德者，右稷也。此右稷有大功德，其能配  
天，昔堯遭洪水，右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

後衆民無不於爾，右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右稷德，其常性。是  
何？稷有大功矣。由右稷有穀養民之故，天乃遺我武王，以所

來之牟麥，正以牟麥遺我者，帝意所命用此右稷養天下之  
物表。此右稷之功，欲廣其子孫之國，使無疆境於汝。今之經

界言，於此今之經界，其內不立封疆，是命大有天下，牢籠九  
服也。以是之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樂而歌之。言右稷功

為常，久求在歌樂，故所以配天共食也。鄭唯以立為粒，率  
為指。文義大同。傳極中。正義曰：北極以居天之中，故

謂之極。是為中之義也。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  
與。鄭同。宜為存立衆民也。箋：克，能至其性。正義曰：克，能

釋言。又此止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粒，事義正同。故破立從  
粒。烝，衆也。釋言。文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右稷，以配天。是右稷

禮。天周公為之。此詩周公所作，故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  
如稷，有此文德，故周公思之。非謂備思先祖，右稷獨有文德。  
也。堯興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是堯遭洪水也。口

管子曰帝曰奔黎民相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注云祖讀曰阻也時讀曰時始者洪水時衆民死於飢汝居稷官種時百穀以救活之是黎民困飢后稷播種百穀也益稷云禹曰子孫後民種澤物萊蔬耕疇厄之食授以水之衆蠶食謂魚鼈也粒米也又養也衆民乃復粒食乃國作相養之禮是亦民乃粒也

帝于時夏 年麥率用也雙云貽遺率循首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侯以燎後五日火流

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

有九書說鳥以穀俱來云穀紀云稷之德○貽音夷字又作

也廣雅云棘小麥類大麥也疆居良反竟也介音界大也後

放此夏戶雅反注同遺唯季反下同疏 傳年麥率用○正

音任燎力召反竟音境本或作境疏 義曰孟子云齊來

播種而擾之趙歧注云齊來大麥也說文云齊周受來也

麥一筆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釋詁云率由自由也自由

訓為用故率為用也○箋貽遺至之德○正義曰貽遺釋

文密循有養釋詁文武王渡孟津至以穀俱來注云書文

誓云惟四月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從取山溪

燎之注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

於正也天意若曰以穀子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

引伐也得白魚之瑞即武王應天命定號也浚理也王出

於岸上播魚以祭禮也又云至於五日有火自上海於下

至於王屋流之為鵬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

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鵬當為鵬鵬鳥也

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直言出矣以瘞不言迴舟蓋在此  
知為一日五來為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  
穀耳彼穀此年埋當為一故云此謂遺我來年也又解帝命  
率育之義天命武王正以是年麥者循而存記此後稷養天  
下之功言石稷以穀養天下故命武王以穀有託之也是  
廣天其子孫之國也無此封境於波今之經界者謂當時  
界已廣大萬里於汝此之內使無封疆是乃大有天下之  
也言無此疆爾界者周公自據當時故云此稱天之意故云  
爾自汝當時之上境也此與時邁皆周公所作俱云時夏  
以此二者為大功故於樂為大歌也夏之屬有九即鍾師九  
夏是也書說烏以穀具來云穀以記石稷之德者尚書  
鈔及合符石皆有此文注云稷  
好農稼今烏銜穀故云記之也

### 思文一章八句

###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 臣工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七

大雅十九  
寺九十九之二  
十三

###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疏

臣工十五句  
義曰臣工詩者

疾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奉  
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勅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  
事而作此歌焉此諸侯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食  
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故於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  
陳戒諸侯之臣使助其公事又戒車右令及時勤農天子賓  
敬諸侯不勅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是其遣之事也此  
諸侯助祭是下土諸侯自外來也振鷺有客亭皆云來此與  
烈文不言來者振鷺有客經言有客矣止主陳其來之意故  
序言來助來見此與烈文王告戒之以事不說其來但因助  
祭而戒之嵩言其助而已不須言來也載見述其始見故序  
亦指言始見  
不言其來

###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

嗟嗟勅之也工官也公君也箋云臣謂諸侯也釐  
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勅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  
君之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  
之朝無自專之釐力之反並如預反徐  
音如度待洛反下同朝直遙反下皆同

### 疏

嗟嗟臣工  
義曰此周公

至於祭之末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為其太斤故戒其  
及車右以警切之將戒先嗟而又嗟重數以呼之曰  
之下諸官謂諸侯之知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慎於汝在君之  
職事汝能如此則我王家當平理汝之成功知其勤惰亦不  
忘汝勞汝若有大事賞罰當來咨謀計度於我王之廟無得  
自專欲使諸侯聞之亦敬其事而不自專也又勅其車右以  
農事亦嗟而又嗟重數而呼之曰爾從君之保介謂車右衣  
甲之人也今已足維暮之春矣汝若歸國亦有何所求施於  
民乎維汝如何於民之新田畝田言汝當祭此民之新田畝  
田何欲其勸民耕之也所以令汝勸民耕田者何於乎美哉  
本赤烏所與俱來之牟麥以瑞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得此  
牟麥之瑞而為天下所休慶也此光明之事乃見於上帝言  
為上帝所聞知也至今用以此瑞之故常有樂歲遂時和年  
豐耕則必獲是田不可舍汝可命我眾民令之具汝所用  
鑄之田器勤力以事農畝於父必多餘刈宜以此告勸下民  
使勤於田事○傳嗟嗟至公君○正義曰嗟嗟將勸而  
嗟歎故云嗟嗟勸之非訓為勸也皋陶謨曰百工惟時天子  
以其代之皆謂官也故以工為官公君釋詁文○箋臣至自  
專○正義曰此遣諸侯之歌勸臣之工使敬君事故知臣  
諸侯堯典云允釐為理之義故為理也咨謀釋詁文如度釋

言文又解所以謂諸侯為臣者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

義於其歸故於廟正其為臣之禮明天子以主人之義不純

臣於諸侯其諸侯之心則當純臣於天子恐彼不知以不純

為常故於廟中稱之為臣以正臣之禮既正臣禮而君臣分  
定因以示義見事當上逆下勞故勸其下諸官而警切之使  
之敬其身也言諸侯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者以秋官大行人  
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  
其孤卿然則天子之於諸侯謂之為賓賓者敵主之辭是不  
純臣之義也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  
蕃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為臣皆非已德  
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文之聞也賓者敵  
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  
矣唯鄭據大行人之文以為不純之證也以賓客之文明不  
純臣之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為賓主行禮是為不純臣君  
與朝廷之臣行禮無則使人為主諸侯無其臣使宰夫為  
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也大行人又云九州之外謂  
之蕃國出一見注云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小行人云凡  
四方之使大客則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見於夷狄君臣  
亦無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

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山云率土之濱莫不王臣也  
公謂越常氏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  
施焉則君子不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為純臣故此所以正臣  
之禮也何知不是臣之與工君臣並勅而以爲獨勅其知大  
夫者以下勅保介其文不與臣連是獨勅保介則知此亦獨  
勅其臣不勅其君也且君臣禮制尊卑不同天子之戒諸侯  
當正尊卑之禮不可使人臣與君並受其命以此知勅臣之工  
不勅臣也諸侯之朝天子必有勅與大夫隨之爲介故云勅  
其諸官卿大夫也秋官司儀云諸公相爲賓及將幣每門止  
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諸侯朝天子亦應唯上相入廟耳此  
得卿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受勅者彼謂將幣饗食行禮之  
時唯上相入耳此諸侯將歸遺之於朝是召入而戒之非致  
幣之類也敬汝在君之事王乃平理汝之成功謂有大功則  
命士會將中軍襄十九年鄭公孫蔓卒范宣子言諸晉侯以  
其善於伐秦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以行禮是有功王  
平理之事也言來謀之度之於王之廟者以其在廟勅之而  
言來故知來謀於王之廟也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訪諸序  
云嗣王謀於廟國語云謀之廊廟失之中原是大事必謀於  
廟也定本集註廟字亦廟於義爲是

求如何新雷 田二歲曰新二歲曰雷 筮云保介車右也

之御問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

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

夏戶雅反 或作暮注同音餘未力對反 音似措七故反

被皮寄反 疏 筮保介至執兵也正義曰此所以勅人也

之盡保介之御問皆月令文彼公曰天子耕籍田之禮天子親

載耒耜借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問君之車

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

右也引之者證保介爲車右也又明以農事勅車右之意以

諸侯耕籍勸農則此人與之同重而置田器於其間常見勸

農之事故勅之也不勅御人偏勸車右者以御人本主於御  
車不主輔君故專勅車右明其備君車也言保介之御問者  
以人君方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繫於車右因御字  
舉言之以便文耒耜不近君而置御右之間者彼注云云心  
勸人耕農人故也暮晚者古暮字作莫說文云日在騶

為莫是晚之義也時有三月季為其晚故以周之季春為晚  
春也知非夏之季春者首以月令季冬命民修耒耜具田器農  
書無孟春耕者急發不得於建辰之月方始勸農故知是夏  
之孟春也月此諸侯來朝而禮之若是夏之季春非復朝王  
之月故云諸侯朝周之春以明此為夏之正月也知諸侯之  
朝必以夏之正月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記周公於  
六廟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以六月為正禮記周公於  
祭用夏之孟月矣故王制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諸侯時  
祭用夏之正月王制云諸侯初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  
烝則不杓注云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明是朝祭同  
月故廢之也明堂位云夏杓秋嘗冬烝天子之禮獨不言春  
祀得不為朝王而闕之故彼注云曾在東方朝必以春或闕  
之以此而言明諸侯之朝皆用孟月可知由孟春耕期既遍  
故勅其車右以其時事即耕田是也汝歸當何求於民言無  
所可求於民唯求其勤力於農耳如新田畲田何如猶奈何  
也當奈此田何王意急其教農以趨時恐時之晚過也更解  
謂車右與保介之義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故謂  
之保介也月令注云保猶衣也勇力之士衣甲執兵此云被  
彼云衣皆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

**康年** 康樂也箋云將大迄至也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  
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為珍瑞天下所休慶也此

瑞乃明見於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疏** 傳康樂  
於音烏注同迄許乞反樂音洛下同見賢遍反○正義於

曰釋詁文○箋將大至豐熟○正義曰將大迄至釋詁文於  
者數辭皇訓為美於美乎數其受麥瑞而得豐年也大受其

光明謂為天下所休慶者由受天瑞而人歸之是其為所美  
慶也此瑞乃明見於上天言既為人知又為天知美其瑞之

著也人知謂天下歸之天知謂今之豐熟山瑞本自天來而  
云見於天者見天人相因以為人見天瑞而歸之天見人歸

而降福美此周德明之豐年至今用之常有樂歲正謂五穀  
豐熟五穀者五行之數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

麻冬食黍天官疾以五穀養其柄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  
是也鄭以五行之數為五穀也夏官職方氏豫州其穀宜五

種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不以五行之穀為五種者以職方  
辨九州土地生殖之所宜州不同非五行當穀豫州之界

東接青州宜稻麥西接雍州宜黍稷明豫州宜黍稷稻麥也  
菽則土地多生人所種通菽為五也職方又云幽州宜  
三種注云黍稷稻菽川宜四種注云黍  
命我衆人壽乃

錢鏹奄奄觀銚艾

唐具錢鏹鏹鏹鏹鏹也錢云奄父

艾制之也○唐持則反錢子踐反鏹音博奄鄭音淹王徐

何士堯反沈音暹出本云直作鏹鏹乃豆反或作鏹呂氏

可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也其鏹六寸以間鏹也高誘注云

今作鏹同鏹戶郭反本或作鏹音同釋名云鏹鏹鏹鏹

云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

正義曰唐具釋詁文說文云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

神子注云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

各云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

之定李巡曰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

云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

將即鏹或云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

說文曰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

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鏹一鏹一鏹一鏹一鏹一鏹一鏹一鏹

○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鏹

以掩為奄故也王肅云奄同也毛於執競之傳以

奄思同言同多鏹則但無傳可據故同之鄭焉

臣工一章十五句

意喜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孟春祈穀于上帝

則龍見而雩是與○意喜意又作噫同於其反噫音

八句○正義曰噫噫詩者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樂歌也謂周

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矣為此祭於

上帝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陳播種耕田之事是重穀

為之祈禱戒民使勤農業故作者因其禱祭而述其農事○

祈禱至是與○正義曰春官太祝當六祈之辭以祈福祥

求雨之祭故以二首為此祭也龍星見而雩此二者是也春

其事此引之不言左傳者以月令事在孟春其時月分明故

言月令左傳之言並則時月不明引取其意言夏則非



句也必知雩祭亦是祈穀者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其  
雩為祈穀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為之當在孟夏之日為月令  
者錯至於仲夏失正雩之月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椿藝而  
郊龍見而雩郊雩文連事正當此不并引左傳者又以傳無

所穀之文故月令左傳各取其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夫  
取天而主日書傳曰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然則郊以  
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非神之福不生為郊祀以報其已往  
父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也天者至尊之物善惡莫不由之  
故於此一祭可以為報天可以為祈穀襄七年左傳曰夫郊

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祈是郊為祈穀之事  
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止  
言配天不言祈穀者鄭箴膏肓云孝經主說周公孝以必配  
天之義本不為郊祈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月令孟春元日  
祈穀於上帝身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饗

帝籍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獻子之言合是郊天之與祈穀  
為一祭也案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  
精以生倉則靈威仰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  
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然則夏正郊天祭於  
一帝而巳月令注云雩祀五精之帝則雩祭於五帝矣郊  
雩所祭其神不同此序并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所郊之帝

亦五帝之一同有五帝之名故一名上帝可以兼之也月令  
孟春祈穀於上帝之下注云上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於  
祭也是太微之一不言祈穀物祀五帝也春官典瑞云四圭  
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注云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  
亦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此不殊之者

假爾暋時農夫播厥百穀意歡也喜和也成王  
成是王事也箋云成王

喜有所多大之聲也假至也播猶種也噫嘻乎能成周王之  
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主  
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成王如字又于

况反注同假鄭王並音格沈云毛如字被皮寄反  
成王○毛以為噫嘻然嗟歎而有所戒勅者成是王事之王  
謂周公成王也此王既已政教光明至於天下德既光明  
百穀與田之官既受率約即告民云我欲得大發汝之私田  
終於三十里欲使各極其望無不墾耕汝等澗大車汝所耕  
及時趨農十千人維焉而耦恐其失時欲令方夫俱作天下  
既已太平尚能重民無此為之祈神殷勤戒勸故美而歌之

○鄭唯噫嘻二字與假字別又三十里為一部一吏主之

有十千之數具說在... 頤淵死口意天喪予... 皆足數聲為數以... 物保介此文類之... 則意嘻之言未是... 取多美大而為聲... 詰文彼假作格音... 故引尚書以當之... 德光耀及四海之... 日月齊其此彼說... 美其能昭假也先... 成今成王者德既... 又能率是主田之... 夫教下民也知農... 王者率之若田農... 即幽風小雅及春... 而爾雅謂之農夫... 駿發爾私終三十... 十里亦

服爾耕十千維耦... 三十里言各極其... 民疾耕發其私田... 耕其私田萬耦同... 有徑十夫有溝溝... 上有道萬夫有川... 半里也邦廣五寸... 三十里者舉其成... 發發伐一本無一... 疏

反廣古曠古外... 川田之間亦當民... 而讓於下欲民之... 公及我私君於已... 之讓下也以彼公... 發其私也山又解... 臣望為言則一十... 維耦者以萬為耦... 故舉之以言非謂... 以言非謂二

臣望為言則一十... 維耦者以萬為耦... 故舉之以言非謂... 以言非謂二



路云云以達於畿鄭云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亦  
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為部也地官序縣正  
每縣下大夫一人制每高上士一人鄭長每鄭中士一人  
里率每里下士一人鄭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鄭百  
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  
史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會廣深之數皆冬官  
之文也徑於塗道路所容於匠人差約而為之耳無正文信  
以南晦圖之遂從溝橫洫從會橫者以夫間有遂則兩夫俱  
南晦於畔上有遂故遂從也其遂既從則必注於橫者也故  
溝橫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則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  
溝其東西之畔即是洫也從洫必注於橫會則南北之畔即  
是會也萬夫方萬步為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間南北者九  
洫東西者九會其四畔則川周之故云川周其外也如是者  
九則方百里故遂人注又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  
而方一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  
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州遠之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使之也

### 噫嘻一章八句

任子小四

二十一

##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二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振鷺 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

路一名壽 鍾水鳥也 一音屬夏力 唯反祀音起 疏 振鷺八句 正義曰 振鷺詩者

周公成王之時已致太平 諸侯助祭 二王之後 亦在其中能

盡禮備儀 尊崇王室 故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 天子之祭

諸侯皆助 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 以先代之後 一旦事人

自非聖德服之 則彼情未通 本二王之後 助祭得宜 是其敬

服時王 故能盡禮 各主之美 光益王室 所以特歌頌之 義

二王至祀宋 正義曰 樂部稱武王伐紂 既下車 封夏后氏

之後 於杞 按昭之後 於宋 故如之也 中記杞世家 云武王克

殷 求禹之後 得東濮公 南之於杞 以奉夏后氏之祀 是杞之

初封 即為夏之後 矣 其殷後 則初封武庚 於宋 後以叛而

誅之 更命微子為殷後 書序云 成王既黜殷命 殺武庚 命微

子啓 作微子之命 是宋為殷後 成王始命之也 樂記武王封

先代之後 已言殺紂之後 於宋者 以微子終為殷後 作記者

從後錄之 其實武王之時 始封於宋 宋為殷後也 樂記注云

投者 幸從之 辭謂微子也 殷沈有國邑 今舉而從之 則封宋

國也 若然 信六年 左傳曰 許淮公見楚子於武城 許男面縛

銜璧 大夫衰經 上悔 觀楚子問諸逢伯 對曰 昔武王克殷 微

子啓 好是武王 親其縛 受其璧 而後之 其禮也 命之







之米廩實帝令藏豐也。此言為酒為醴以米為之明亦藉米也。容兼米兼粟也。且此言為酒為醴以米為之明亦藉米也。祭祀酒食當用藉田之粟。山言稟之所容乃至萬億及秣。是稅民之物而云以為酒醴者。祭祀之禮亦用稅物。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界我尸賓。具用稅物之文也。由其亦用稅物故率廩之多容。以為豐年之出也。言數萬全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秣。於今數為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秣。毛以億云及秣萬下不云及億。秣為萬箇億故辨之也。知者以億言及秣則不與億亦且相累。但文不可再言及耳。○箋豐年大有年。○正義曰年之豐熟必入有物豐訓為大。故云豐年大有之年也。春秋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公羊以為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為例耳。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具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傳皆備。○正義曰借訓俱也。亦備之。義。○箋丞進昇子。○正義曰皆釋詁文。

### 豐年一章七句

##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王者治定制禮致禮作樂合者大合諸樂

而奏之

○瞽音古無目朕曰瞽朕音直謹反本

**疏**有瞽才

而奏之。○瞽音古無目朕曰瞽。朕音直謹反本。疏有瞽才。或作鼓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大祖。治直吏反。疏有瞽才。正義曰有瞽詩者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功成而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告神以知善否。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皆言合諸樂器。奏之事也。言合於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定本集注直云合於祖無大字。此太祖謂文王也。○箋王者至奏之。○正義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記文也。引之者證此時成功故作樂也。彼注云成治定。何時耳。功主於七業。治主於教。民德則武王雖已克殷。未為功成。故至於太平始功成作樂也。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即經所云鞀磬祝國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高備。凡奏具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也。有瞽自有瞽。自在周之廷。設業設業。祭

## 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磬執柷圉

音樂直也業大板也

牙如鉅齒或曰書之牙為與衡者為柷崇牙上節卷然可



鼓也祝木也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  
於音聲審也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  
視瞭者相之又設縣鼓田當作縣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  
屬也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虞音巨應應對之應注同田毛  
如字鄭作轉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反圍魚呂反初荀允反鋸音據植時力反又直吏反衡華音  
反卷音權又起圓反鞀步兮反控苦江反楊古晴反瞭音  
蒙有目朕而無見也瞭音了視瞭有目人也相息亮反  
有瞽有瞽○毛以為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太廟之時有此瞽  
人有比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朝廷矣既有瞽人又使人  
為之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虞其上刻為崇牙因樹  
置五采之羽以為之飾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設  
懸之虞業為懸鼓也又有執有執有祝有祝有圍皆視瞭設之於  
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  
之管已備舉作之嗶嗶然和集其聲此等諸聲皆恭敬和諧  
而鳴不相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二王之  
後適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於和  
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為美之極故述而歌之○虞  
唯應田俱為小鼓為異餘同文須如此者以樂皆瞽人為之  
故先言有瞽有瞽於瞽下言於周之庭則樂皆在庭矣周人

九百三十一

卷之九

五

時

初改為懸故於諸樂先言懸事於虞業言設則祝國以上皆  
家設文其簫管則執以吹之非所當設於乃奏之下別言備  
舉助祭之人蓋應多矣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  
之也○傳瞽樂至圍揭○正義曰周禮瞽隊為大師之屬職  
播鼗祝圍簫管弦歌是瞽為樂官也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  
業為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柶為懸也懸之橫者為  
柶其上加以之業所以飾此柶而為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  
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  
為兩解業即柶上之祝與柶相配為一故通解柶與之柶植  
者為虞橫者為柶也知者以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  
位檀弓皆言柶虞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虞業而無柶文皆  
與虞相配柶業互見明一事也名生於財而謂之為業則其  
其形捷業宜橫以置懸故知橫者為柶既言業所以飾柶則  
與之為一據柶定其橫植而業統名焉故不言橫曰業也柶  
業既橫則虞者自然植矣釋器云木謂之虞郭璞云懸鐘磬  
之木植者名虞虞既用木則柶亦木為之也又知崇牙上飾  
卷然可以為懸者靈臺云虞業維縱縱則崇牙上飾卷然可  
以為懸者也繫於業而言維明在業上為之故知崇牙上飾  
互言業不言柶也虛者立於兩端柶則橫於虞其柶之上以  
加於大板側音於柶其上刻為崇牙似鏡也棟業然故謂之

業牙即業之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箏與勢之  
牙注云橫曰篋飾之以鱗屬以六板為之謂之業躬又於  
上刻畫之為重牙以用懸絃是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  
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為懸也言掛懸絃者統謂懸之屬  
也獨羽置羽者置之於柶虛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為龍頤  
及頷口銜璧璧下有虎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  
璧翼注云周人畫繒為翼載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翼於篋  
之角上飾鞀多是也知應小鞀者釋樂云大鼓謂之鼗小者謂  
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鞀在應鼓東則為應和建鼓  
應鞀共文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鞀也應既是小田恒為大鼓  
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  
是周法鼓始在心故云懸鼓周鼓解此詩特言懸意也若然  
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  
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畧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  
鞀者春官小師注云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  
是也祝木控圍揭者以樂記有控揭之文與此祝圍為一  
辨之言木控者明用木為之言祝用木則圍亦用木以本可  
知而畧之大師注木祝也言祝用木也舉陶謨云合  
止祝故注云祝狀如漆角中有維合之者投推於其中而蓋  
之故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蓋

祝謂之止

所以鼓故謂之鞀

郭璞云祝如漆角方二尺四寸

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推名也

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其柶篋圍故古今字  
耳○篋音瞽至作田○正義曰瞽瞽相對則目有小異周禮  
謂其官為瞽瞽故連言之解以瞽瞽為樂官之意以目無所  
見思絕外物於音聲審故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中  
瞽百六十人春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命其賢智者以為太師  
小師是以才智為差等不以目狀為異也又解此無目而可  
用者有視瞭者相之又使此視瞭設懸故因明設業以下皆  
視瞭設之非瞽自設也春官序於瞽瞽之下云視瞭三百人  
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大師之懸凡  
樂事相瞽注云大師常懸則為之相謂扶工是主相瞽又設  
懸也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懸鼓之上  
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  
棟注云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棟引導故知田當為棟是  
應鞀之屬也又解誤為田意棟字以棟為声声既轉  
去棟唯存甲在甲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既備  
乃奏箏箏管備擊嗶嗶歌鼓耳肅雝和鳴先

祖是聽

筭云既備者懸也棟也音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

之○嗶華音反又音橫又音皇編薄珍反又必縣反史記音甫連反字材聲類韻集並布千反錫久清反窰也又音唐方

言云張皇反即乾糖也音唐遂疏筭籥編至吹之○正義字又作笛同徒歷反併步頂反疏曰籥樂云大籥謂之言小者謂之笑李巡曰大籥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

言笑筭小也郭璞曰籥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

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籥易通卦驗云籥長尺四寸風俗通云

籥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

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為之耳如今賣錫者所吹其時賣錫之

人吹籥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籥乞食吳市亦為

自表異也方言云錫謂之張皇或云滑糖凡糖謂之錫開東

之通語也然則錫者鍾之類也管如笛併而吹之謂並吹兩

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

是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籥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籥籥高也郭

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筭云

有底賈氏以為如篴六孔我客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深感於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愆

過○觀古衍反又如字注同多也樂如字或音洛愆去連反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

○潛在蕙反尔雅作泮郭音潛又音岑韓疏潛六句○正

詩云潛魚池小雅作楷時砧反鮪于執反疏義曰潛詩者

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時季冬薦魚

於宗廟至春又獻鮪澤及潛逃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

福作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惣言冬春雜陳魚鮪皆是薦

獻之事也先言季冬而後言春者冬即次春故依先後為文

且冬薦魚多故先言之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

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注引月令季春之事是薦鮪



雞禘大祖也

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大祖也

祭名疏 離十六句 正義曰 此者禘太祖之樂歌也 謂周

也 由此大祖故因其祭述其事而為此歌焉 經言祭祀文王

諸侯來助神明安慶 孝子愛予之多福 皆禘文王之事也 毛

禘給其言不明 唯闕宮傳曰 諸侯夏禘則不約 秋給則不

然則天子亦有禘給 禘給者皆殷祭 蓋亦如鄭三年一禘五

年一禘也 武王以周十二月崩 其明年周公攝政 攝元年十

二月小祥 二年二月大祥 三年二月禫 四年春禘 蓋此

也 若復五年則成王即政之年 禘之六例 皆是元年前事 此

不應獨在五年禘時也 鄭以武王十二月崩 成王三年二月

禘 周公避流言而出 明年春禘於時 周公未反 時非太平 必

不得為此頌也 又明年周公反而居攝 是為元年 至三年而

始五年禘 常禘當以夏 此即攝政五年之夏禘也 然則此禘

毛以春 鄭以夏 又不同 箋禘大至文王 正義曰 禘大祭

釋天文 嫌祭之最 大故又辨之 大於四時而小於禘 於禘

祭法 禘嘗而郊 獲禘謂祭天 圓立也 大傳曰 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 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 然則圓立於郊 亦為禘

也 釋天所云 非祭天者 以爾雅之文 即云 禘又祭禘是宗

禘之祭 故知禘亦宗廟之禘也 但宗廟尚為大祭 則郊立大

祭可知 故鄭志云 禘大祭 天人共之 是也 若然 禘既大

大 不是過 而得小於禘者 以四時之外 特為此祭 大於四時

故云 大祭 但此大祭 五年再為一 則合聚祭之一 則各就其

廟 故以合祭為禘 就廟為禘 禘尚大祭 給大可知 是季禮以

明重故 鄭每云 五年再殷祭 殷大也 謂給禘二者 俱為大祭

也 禮宜小者 稠大者 稀而禮 緯言三年一給 五年一禘 反禘

禘而給 數者 聖人因事見法 以天道三年一禘 五年一禘 皆

制禮象之 三年一給 五年一禘 每於五年之內 為此二禮 據

其年 端數之 故言三年五年 耳 其實 禘給自相 距各五年 非

給多而禘少也 知禘小於給者 春秋文二年 大事於大廟 公

羊 傳曰 大事者 何給也 毀廟之主 陳於大祖 未毀廟之主 皆

升 合食於大祖 是合祭 羣廟之主 謂之大事 昭十五年 有事

於武宮 左傳曰 禘於武公 是禘祭一廟 謂之有事也 給言大

事 禘言有事 是給大於禘也 知大祖謂又王者 以經云 後哉

皇考 又言文武 維后 是此皇考 為天下之人 后明非后 後若

是后 後則身非天子 不得言 維心也 大祖謂祖之大者 既非

若 後明則謂文王也 文王 維心也 始祖可以為大祖也 若

此祭 文王則於禮 當禘而經云 古且厥後 者以此詩 自是四

海之人 歌頌之 聲本非廟中之事 故其辭不為廟諱 反採

禘

禘

禘

禘

禘

禘

禘

禘

之後即為經典詩書不諱波元  
且及而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  
有來雖雖至止肅

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壯相于肆祀

相助廣大也箋云雖離和也肅肅敬也  
有是來時雖離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

穆穆然於進大牲之牲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相息亮反注同辟音璧君也注同於鄭如

字王疏有來雖離毛以為有是從彼本國而來其顏色音烏雖然而柔和平既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恭

助祭事者維為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賓主各得其宜又指言助祭之

事於我天子薦進大牲之牲其時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由大祖德及使之然可嘉美哉君考文王

其德彼於後世能安定我之孝子故今為天下所歸是可靠也皇考徧使之有才智者維天下之人謂皇考行化教之

之有智所以然者由以文德武功維為之君故也由皇考能徧使民智故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皇天使無三厘

之災而有徵祥之瑞以此為天所祐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人又有天下以今禘祭則皇考又安祐我之孝子得年有壽

君之壽光大孝子以繁多之福也我孝子非徒為皇考所既見祐助於光明之考亦見祐助於文德之母言武王六

以皇考之故亦祐助孝子也○鄭唯辟為卿士公謂諸侯又勸也俱訓為勸是相得為助廣是寬博亦大之義傳於烈文

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為之王○箋雖離至歡心○正義曰雖離和肅肅敬樂記文

也和在色敬在心和敬賢者之嘗因未至其文而分之耳其實常雖肅也以序言禘故云助王禘祭孝子當感而趨言魯

穆者以孝子於祖父則為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則可為穆穆也言於薦大牲之牲率其祭時所用楚故所謂饗尔牛羊

以往蒸嘗或剝或烹之類是助王陳祭祀之饌言其得天下之歡心此言肆祀箋以為陳祭祀之饌故言其得天下

之歡心此言肆祀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言厥肆祀注云肆祀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言

亦相假假假皇考經學子孝子宣折維人文武維通也假假假皇考經學子孝子宣折維人文武維

假假假皇考經學子孝子宣折維人文武維通也假假假皇考經學子孝子宣折維人文武維

假假假皇考經學子孝子宣折維人文武維通也假假假皇考經學子孝子宣折維人文武維

假假假皇考經學子孝子宣折維人文武維通也假假假皇考經學子孝子宣折維人文武維

知以文德武功為之君故○假音暇徐古雅疏傳假加○  
反哲音哲本亦作哲同編音遍下同知音智疏正義曰釋  
語文○箋宜編至君故○止義曰宣編釋言文釋詁云皇君  
也此大相宜為一代始王故知加哉君考斥文王也閔予小  
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為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為武  
王故知皇考為文王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  
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與閔予小子非曾  
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散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安  
我孝子言其享有天下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述皇考一人  
之德而言文武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述皇考一人  
命有此武功是文王有武也並奉文武者文王受  
以教化武以除暴暴止興故人皆有才智也○燕及皇

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燕安也箋云

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祥○昌如字或云文王名此禘於文王  
之以考壽与多福祿○詩也周人以諱事神○應犯疏箋繁多至福祿○正義  
諱當音處亮反應應對○應犯疏箋繁多至福祿○正義  
惡直醜正寔繁有徒是德○安及皇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

而得禮步文王之神安○孝子以壽考予之以福祿上言綏  
子孝子見皇考綏之以覆○既右烈考亦右文  
壽亦是皇考綏之以覆○既右烈考亦右文  
母烈考武王也文母  
美焉○右音祐下同助  
大妙音泰下音似文王

引言烈考故知為武王  
彼注以烈為威此箋以  
言之雖大似自有文德  
非頌所主而言之者明

離一章上六句

載見諸侯始見武王廟也○見賢遍疏見  
四句○正義曰載見  
詩者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謂

公居攝七年而歸政  
祭武王之廟詩人述  
其有正助祭得福皆為  
其事而此歌為其言諸侯來朝於是事之

且曰辟王謂見成王...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

和鈴央央條革有鶴休有烈光

陽言有文章也

和鈴央央條革有鶴休有烈光... 龍旂陽陽

疏

載見辟王... 諸侯始來朝而見君

十一

中

王作者美而求之曰此等皆能自求其章謂能內備諸己自... 疏 載見辟王... 諸侯始來朝而見君



言我皇君也諸侯既以朝禮見於成王至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助考壽之福長我安行此道思成王之多福

**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  
享獻也箋云

武王而言昭考故知為武王享獻釋詁文又上謂諸侯見成王即云享○正義曰言我皇君皆釋詁文又上謂諸侯見成王即云享

見昭考明是率此諸侯以孝以享是祭祀之事也故知於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顯命畢公召公為二伯率諸侯故知此亦伯率之也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為此也

且以助壽考之福謂助行其禮使孝子得壽考之福三者相通為一事也長我安行此道叙諸侯之意此道即以孝以享以介眉壽之道也長安行之庶當神明之意思使成王之享福言諸侯之愛成也

**純嘏**  
箋云俾使純大也祭有十倫之義成王乃光文百辟

又休俾緝七入反嘏古雅反祿才故反

**疏**  
箋俾使至之言

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引之者解

其言俾意以祭祀大而難明有十種倫理之義是為難曉故言使光明之也此光文百辟去諸侯助祭得禮當於神明昭

明之神乃安之以多福又使之光明於大嘏之意謂神使之

王是稱滿諸侯之意則諸侯曉解神心故云使之光明之

此僅緝熙是神使辟公光明之則緩以多福是神安辟公  
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報案特牲少  
皆祝以福慶之言告主人謂之報故知禮運大報是天子受  
福之事也彼天子與諸侯連文獨言天子者以此天子之事  
故言天子耳不可謂諸侯不然魯頌曰天錫公錫報是諸侯  
亦為大報也此經雖無毛傳但毛於辟公皆不言百辟報  
皆為大不為報辭則此辟公指謂諸侯純報謂大大也。

###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

而見也。有客一王之後為客也。見疏有客十一句。正

賢遍反。序注同。繼勅律反。又作黜同。疏義曰有客詩者

子來見於祖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

代為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詩人因其來見述其美

德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美。雖因見留而歌其

德不美在廟故經無留事為周太平之歌而道微子之美者

言王者所封得人即為王者之美。故歌之也。言見於祖廟必

助祭享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

成王至而見。正義曰自命微子以上皆書序文。武王

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米地名。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武王

殺之於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後承湯祀。是也。武王

子之命所由。微子先封於宋。但宋未得為殷後。身於此時。命

宋公。故作此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未可

知也。要其受命乃來朝而見也。知非此時召來受命。見祖

一時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

旅殷尚白也。亦亦周也。萋且敬慎貌。箋云有客有客重言

之者異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為一王之後。衆殷之馬。乃

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

異故言亦駸而美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又

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

王言之。○萋七西反。且七序反。敦都回反。琢又音琢。琢步角

反。重直用反。肖音笑。駸也。疏有客有客。○上音客。客來至

於邦。角反。又音角。雜也。疏京師為周人。所燕於此。而歌之

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亦如我周。所燕於此。而歌之

言其來。則有萋萋然有且且。然言能敬慎厥儀。盡心力於

其來。則有萋萋然有且且。然言能敬慎厥儀。盡心力於

事也身既如此又數其從行之徒故言選擇從者如  
玉然其從者皆賢故為周人所愛有客已一宿又一宿  
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也至於將去王始言餼送之  
得為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神  
與之福則又甚易言有德故易福○鄭唯亦白其馬亦  
為異餘同○傳殷尚至慎貌○正義曰解言亦白其馬  
亦以所尚故白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以代相  
云亦亦周也羹羹且且承白馬之下則是微子或儀故  
慎貌○箋有客至言之○正義曰客止一人而重言有  
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亦為亦武庚者此白周人而  
有客為彼此之勢則是據周為辭不宜反以亦已故為  
更也白馬武庚所當乘乃叛而誅之不肖之甚今微子  
言亦者駁武庚之惡而反以美之此箋申明易傳之意  
言有客見其乘馬則羹且為來至之貌故云其來也  
且且威儀多之狀故復言之威儀出於心而力行之  
盡心力於其事也旅是從者之衆數珍治玉之清人而  
言

其此人有王幸卿大夫而士同可知又解人而言數珍之意以  
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是雕琢皆治玉之名數雕古今  
**有客宿宿有安足信信三曰授之執紼以執正其馬**  
曰宿再宿曰信欲繫其馬而留之箋云繫紼也周之君臣皆  
變幾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紼其馬意各殷勤○繫  
立反紼○**薄言追之左右綏之**箋云追送也於幾子去  
音半○**疏**傳一宿至曰信○正義曰釋

臣又欲從而安樂之厚之○**疏**訓云有客宿宿再宿也有客  
無已○餼音賤樂音洛○**疏**傳分而各言之其意同也  
信信四宿也彼因文重而倍之此傳分而各言之其意同也  
箋周之至殷勤○正義曰言其所館宿可以去矣是宿宿  
信信之後也古之朝聘留停日數不可得而詳且豐卦初九  
遇其配主雖旬無咎注云初然禮上朝四四以四敵恩厚待  
之雖留十日不為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為

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稍又留非常如鄭此  
言以諸侯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為限案春秋相朝動經  
禮復歸世之法正禮亦應當然又聘禮記曰致饗明日

夫六廟祀既致饗則旬而猶於大祀之後每旬而稍精供其  
日明非一旬而石但鄭以唯旬之言故云十日為限不必從  
也至去唯十日也故此唯言可以去矣亦不知於信信之後  
逐而送之故以追為送客以下為主故知於微子去王始言  
饗送亦以王意不欲其去故留之以久於是始言饗送之時  
先不言送故無始也左右之諸臣又從而安樂之亦猶顯父  
饗之吉之歡燕以安既其心是厚之無已既其心是厚之無已  
云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祀樂如天子也神與既其心是厚之無已  
之福又其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易以既反下同既其心是厚之無已  
大威則夷易正義曰盛大既其心是厚之無已  
夷易釋詁文威則釋言文既其心是厚之無已

###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

**疏**

武七句

詩者奏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  
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觀其奏而思武  
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  
其奏不言其妙奏之廟作者雖因奏作歌其意不在於  
不言廟此古有暨及酌或是一時之事但作者之意各  
耳○箋大武至為舞正義曰以王者功成作樂必待太平  
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知大武是周公  
所為舞也謂之武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  
者錄民所樂於已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  
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武樂為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

**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也

云皇君也於平君哉武王也無疆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  
地信有文德故武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於音烏註  
疏於皇武王○毛以為於乎可美而君哉者武王也此武  
王可謂無強乎維其克商之功業言克商之功業實最

為強也所以能致此業而得為強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  
王以聖德受命能開其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王繼嗣其  
而受之謂復受天命以伐紂勝此親家止於殺人之害以  
按定故武王之天功其盛業如此故家而制樂昇以美而  
之○鄭下三句為異言嗣子武王受其業而行之率兵伐  
勝殷而止其殺入至年老乃定故之大功言不汲汲誅紂

功業之盛故作樂象之○傳烈業○正義曰釋詁文○箋  
至其緒○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臣工於皇箋以為美此  
能開子孫之基緒謂受命作周七年五代皆是也  
**嗣武受**

### 之勝殷過而聖者自定爾功

武迹劉殺者致也箋云過  
止者老也嗣子武王受文

王之業率其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  
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過於葛反者  
毛音指致也鄭巨移反韓  
**疏**傳武迹至者致○正義曰武  
詩音同鄭云慈也汲音急

二年左傳引此云者定爾功者昧也其意言致討於昧故以  
者為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箋過止至五

年○正義曰過止釋詁文曲礼六十曰昔者為老也既言文  
王開後即云嗣武受之其文相承故以為嗣子武王受文王

之業也其勝殷已足殺紂而別言過劉者則所過非紂也故  
以為止天下暴虐而殺人者言天下為衆多之辭謂紂時諸

官亦化紂暴虐而殺善人紂身既已被誅此等亦皆敗黜  
故得止殺人者論語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謂積世始得

大殺此武王繼始伐紂即得止殺人者論語所云謂令天下  
盡仁下復刑殺此謂過止其時莊殺人者非止天下之用刑

也年者乃安定故之功者言武王之意不汲汲於早誅紂也  
紂惡久矣武王嗣位即應誅之猶尚冀紂變改須待寬暇積

年始誅之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以八年即位至十三年  
乃誅紂是須暇五年也多方云惟爾商後王既厥院天惟降

時喪惟聖固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  
孫注云天特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

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如尚書之言是天須暇  
紂此箋意以為武王須暇紂者武王受命天未喪故亦順天不

伐據人事而言亦是武王須暇之也天生此紂故以滅殷下  
愚不移非可待變而云克念作聖須暇子孫者設教勸誡之

言耳易傳者以其美武王能老乃定功不汲汲於  
誅紂以為不得已而取天下是美之深也易之

###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閔子小子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八

閔子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王嗣王者謂成王也除  
之喪將始即政朝

朝也○朝直疏 閔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閔予小子詩

遇反注同○朝直疏 者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嗣父

王朝於宗廟自言當嗣之意詩人述其事而作此詩歌焉此

朝朝早晚毛與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朝事武王崩之明

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朝自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

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為周公致政

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姦四篇

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為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

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鄭以為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

政則是成王十三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敬

慎思繼先緒訪落与群巨共謀敬之則羣臣進戒文相應和

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

為此歌也小姦言懲創往時則是攝政之後元年之追述其

居攝之日於禮世子今始即政周之新王故亦与此為類攝

嗣王也經云於乎皇考下篇羣臣進謀云率時昭考皆以此

王為言言言歲首命諸羣廟皆朝此特謀政故在武王廟也此

篇王所自言亦具謀政之事但謀者与人之辭故下篇言謀

此則獨述王言故稱為朝且此三篇一時之事以一入之條

皆因朝廟而有此事故首篇言朝以冠之○箋嗣王至朝於

廟○正義曰以頌皆成王時事故知嗣王謂成王曲禮云內

疏

閔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閔予小子詩

者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嗣父

王朝於宗廟自言當嗣之意詩人述其事而作此詩歌焉此

朝朝早晚毛與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朝事武王崩之明

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朝自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

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為周公致政

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姦四篇

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為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

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鄭以為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

政則是成王十三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敬

慎思繼先緒訪落与群巨共謀敬之則羣臣進戒文相應和

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

為此歌也小姦言懲創往時則是攝政之後元年之追述其

居攝之日於禮世子今始即政周之新王故亦与此為類攝

嗣王也經云於乎皇考下篇羣臣進謀云率時昭考皆以此

王為言言言歲首命諸羣廟皆朝此特謀政故在武王廟也此

篇王所自言亦具謀政之事但謀者与人之辭故下篇言謀

此則獨述王言故稱為朝且此三篇一時之事以一入之條

皆因朝廟而有此事故首篇言朝以冠之○箋嗣王至朝於

廟○正義曰以頌皆成王時事故知嗣王謂成王曲禮云內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

閔病造為

云閔掉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掉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

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嬛其便反崔本作莞

或本又作疏 閔予小子○毛以為成王將蒞政而朝於廟

曰因病乎我小子也往曰遭此家道之不為言先王既崩家

事無人為之使已孤特嬛嬛然在於憂病之中賴周公代為

能念此君祖文王上事天下治民以正直之道而行止于  
業是前孝也皇考以念皇祖而祭同其德行繼我之小子  
當早赴夜因敬慎而行此也考之道止言將不敢懈倦也於  
乎可冀美者我文武之君以道有此德故我當繼其緒業思  
其所行不敢遺忘也中不致忘故與夜行之○鄭以為周公  
未攝之前成王因朝朝而感傷言曰可痺傷乎我小子耳今  
遺此家道之不成唯此為異餘同○傳聞病至夜病○正義  
曰聞病夜病皆釋詁文造為釋言文言毛意若在歸政之後  
則武王崩已多載今言小子在夜遭家不為追述武王初崩  
之時也言遭家不為謂家事無人為之賴周公為之已得太  
平將欲躬行故上念父祖追述此事為下言發端故王肅云  
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為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為徒媛媛  
在憂而病故周公代為家事以致太平傳意或然○箋聞悼  
至之中○正義曰聞者哀聞之辭故為悼傷之言有所造為  
終必成就故造猶成也人之所行死則事發後主當更造立  
故云家道未成父在則有所依持無之則已身孤特故云媛  
媛孤特在憂病之中易傳者以聞夜並訓為病於文太重孫  
云博以聞為病以造訓為無義不異於辭不便箋說為長

###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庭止也箋云茲此也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也  
孝謂能以孝行為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也念此君祖文王主  
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疏傳庭直○正義曰  
至私枉○正義曰茲此釋詁文又云陟升也釋言云降下也  
故以陟降為上下也武王身為孝子耳而云長也其孝之  
可後世長行故知謂以孝行為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之也  
文王身為王矣無人得在其上故為上以直道事天為君所  
以牧民故為下以直道治民即與文王所云文王步降一也  
以庭止與陟降其文則二者皆用直道故亦而屬之直者即  
不私枉之謂故云言無私枉論語云舉直錯諸枉  
具在者不直也○疏記曰奉三無私昇直者無私

### 于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早敬慎也我小子早夜慎行祖考之道言不敢懈倦也於乎  
君王歡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解音

### 疏

轉為緒○正義曰釋詁文以王出相繼如絲之端緒故  
慎也以上有皇考皇祖故云慎行祖考之道上文之意言皇  
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也言繼緒思不忘宜為繼武王之

遺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爲兼念文王者以成王美武王能念  
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此其處未可以惣前相考故知兼念  
也  
文王

### 閔予小子二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謀者謀政事也疏訪落詩二句

者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既朝朝訪予落止率

而與羣臣謀事詩人述之而爲此歌焉

時昭考以咨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

判渙訪謀落始時是率猶修遠猶道判分渙散也箋云昭

能導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即政之事羣臣曰當

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咨之以謀曰於乎遠哉我於其未

有數言遠不可及也艾共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

圖我所以分散者收歛之也艾蓋反徐音刈判音半反疏

音疏訪予落止○毛以爲成王始即王政恐不能繼聖父

與疏之業或於廟中與羣臣謀事故率當謀我始即政之

事止羣臣對王曰當循是明德之考令效武王所施而爲之

王又謙而答之曰於乎可遠莫也此昭考之道悠然至遠哉

我夫之懸絕未有等數言其遠不可及不能循之汝若將我

就之使我繼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已

之才不足以繼之也維我小子才智淺短未任統理國家

難成之事所以不能循是昭考也又述昭考之德言武王能  
繼其父文王以直道施於上下又能上下其家之職事謂治  
理群臣使有次序也美矣我之君考武王能以此文王之  
自安尊其身是昭考德同文王已不能及欲令羣臣助謀之  
也○鄭唯繼猶判渙謂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而收歛  
之未繼家多難謂年幼未堪以此爲異餘同○傳詩謀至渙  
散○正義曰訪謀落始率猶時是悠遠猶道皆釋詁文春秋  
莊三年紀季以鄰入于齊左傳曰紀於是乎始判是判爲分  
之義也渙然其散之意故爲散也王肅云將予就繼先人之  
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已不能繼傳意或然○箋昭明至收  
歛之○正義曰釋詁云昭光也光即明義故爲明也釋詁云  
艾歷也歷數也轉以相訓故艾爲數德圖釋言文此篇所述  
皆是王言獨知率時昭考一句爲羣臣言者以王方謀於臣  
不得自言率考且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是報答率時昭考之  
言序云謀於廟明此句是王爲君謀也率時昭考猶曰儀刑



文王欲令法效之也。就其與法而行之謂就昭考之法也。圖我所失分散者謂已不能行分張散失者欲令羣臣圖謀而收斂聚之以助已也。易傳者以謀於羣臣當是求維予小臣之助不宜過自謀退言已不堪繼續故易之。

**子未堪家多難** 箋云多衆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

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難如字。疏 箋多衆協韻乃曰反任音壬下二篇注皆同長張文反

者。正義曰多衆釋詁文此未堪家多難文與小忠正同但鄭以此篇在居攝之前小忠在致政之後下箋云謂使周公

居攝時與此異者各準時事而為說故不同也。又重解難或之事謂諸政教已有基業未行平平亦成也。謂若制礼作樂

營洛之等於時未成也。此經雖無傳但毛以此篇為致政之後不得言年久而未堪也。當自謂才智淺短而未堪耳言未

者言已得臣之助則堪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之故以無助為未堪也。

**皇考以保明其身** 箋云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

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疏 箋紹繼至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休許糾反

義曰紹繼釋詁文以大夫稱家其家謂其群臣之家故知謂羣臣也。上言昭考此言皇考比曰斥武王也。武王所繼者文王

耳故知繼文王陟降庭止之。上篇陟降庭止與此文相協故全引而說之上云念茲皇祖此言紹庭上下文義正同。

似一人之作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謂以德詔爵以功認祿隨才任之不失次序也。言尊安其身則以保為安明為尊

禮運云君者所明注云明猶尊也。以此道尊安其身謂用此文王之道以定天下居天子之位是安而且尊也。言此者以

武王美道如是已欲謀而行之故以此事告羣臣令為已謀之也。

###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一疏 敬字十二本無之字

曰敬之詩者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謂成王朝廟與羣臣謀事羣臣因在廟而進戒嗣王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敬之敬之天維顛思命不易哉無心曰高高在**

**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顛見士事也 箋云顯光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

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  
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  
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易鄭疏敬之敬  
音亦王以歧反見賢遍反遠于萬反上特掌反○疏敬之敬  
以為成王既謀於廟羣臣進而戒之曰王當敬其事而行之  
敬其事而行之天之臨下乃光明顯是去惡與善其命吉凶  
不變易哉王無得稱曰此天乃高而又高在上以為不見人  
之善惡而不畏天乃升降以行其事謂轉運日月照臨四方  
日月視人其神近在於此不為遠也王既承其戒答之以謙  
曰維我小子不聰達於此敬之意言已心不能達將欲以  
斬學之令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可行且欲學作有光明之事  
於彼光明之人謂賢中之賢乃從之學又大是相克勝之道  
故等羣臣當示尊我以顯明之德行是王求戒之言也○鄭  
雖佛時仔有一句別義具在箋○傳顯見士事○正義曰顯  
見釋詁云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者言其能察理眾事是士為  
事之義也○箋顯九至在此○正義曰顯光監視釋詁文以  
此承上篇事相首尾故言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  
之天乃光明去惡與善謂天道去惡人與善人其事故因時戒  
暗昧也其吉凶不可變易謂善則予之吉惡則加之凶此事  
一定終不變易言天之可畏也天高又高在上言遠人之意

易經卷之九

卷之九

周同

勿以天為極高謂其不見人之善惡而不畏之言天上下其  
事謂以日月行於晝夜自上至下照知其事故云轉運日月  
施其所行日月瞻視其神近在於此故須敬也天神察物不  
必以日月而知以人事所見舉驗者言之定本注云天謂天  
高又高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

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小子嗣王也

也佛大也仔有克也箋云緝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有

任也羣臣戒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小子耳不

聰達於敬之意自就月行言當行之以精斬也且欲學於

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

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

佛毛符弗反鄭音弼行音絃毛云仔有克也此二字共訓鄭

亦同訓此二字云仔有任也古賢反疏○傳小子至有克  
德行下孟反注同侵子熈反道音導○正義曰上二  
篇亦有小子於是始解者舉下以明上釋言云將送也○  
曰將行之送是將亦行之義故為行也以光之照耀所及廣  
遠故以光為廣佛之為大其義未聞釋詁云有克也直以有

亦云仔有任也雖所訓不同亦二字共義○箋緝熙至之  
○正義曰釋詁云緝熙光也故為光明鄭讀佛為輔弼之  
時是釋詁文釋詁云有勝也即堪任之義故為任也敬之者  
止謂恭敬其事而已言不聰達者敬雖由已隨事而生事有  
不知無所施故言不聰達其意也日就謂享之使每日有成  
就月將謂至於一月則有可行言當習之以積新也定本集  
注漸作浸王身當理政事而言享有光明是王意以已不達  
於政未育即任其事且欲享作有光明於彼光明之人謂建  
擇賢中之賢乃從之享以賢者必有光明之德故以光明表  
賢也身方享之未堪為政故輔弼是任示導我以顯明之德  
行欲使輔弼之人示語已也王既謙虛如是是自知未能成  
文武之功周公於是之時始有居攝之去如者以周公若已  
居攝則王不得朝朝謀政明於此時未攝政也周公之攝必  
當有因王自知不堪思任輔弼周公之志且因此興故於是  
乃有攝意也若然成王本欲任賢周公因之以攝所以管蔡  
流言復為疑惑者成王本欲身自為主委任賢臣及周公居  
攝乃代之為主人臣而代天子曠出之所罕聞成王既幼復  
為管蔡所惑故致疑也周公不為臣輔之必攝其政者若使  
為臣奉主每事稟承雖可以盡心而不得行意欲制禮作樂  
非攝不可故不得已而居之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

敬之一章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禮不考文又曰雖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  
下禮樂焉周公之攝王政其意在於此也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四

因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忿嗣王求助也

而不振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助忠臣

早輔助已為政以救患難○**疏**小忿八句○正義曰小

音初難乃且反禍難之難皆同○**疏**詩者嗣王求助之樂

助已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制艾往過戒慎將來是

求助之事也毛以上三篇亦為歸政後事於訪落言謀於朝

則進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鄭以上三篇居攝之

前此在歸政之後然而頌之大列皆由神明而興此蓋亦因

祭在廟而求助也○箋慈直至患難○正義曰慈直釋詁文

箋以經文無小字而名曰小慈故解其意此意出於允彼挑

也予其懲而慈後患莫予并蜂自求立螫

也必直也并蜂擊曳也箋云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

於國成王信之而逐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

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

自輔助也曰我其劓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群臣小

人無敢我擊曳謂為誦誅誑助不可信也艾如是徒自求辛

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懲直升反韓詩云苦也并普

經反爾雅作男音同蜂本又作峯字逢反螫音釋朝詩作辛

歲故事也擊尺制反本又作擊曳以制反艾音刈字或作艾

下同劓初高反復扶又**疏**予其懲而○毛以為成王即政

小忿嗣王求助也

而不振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助忠臣

早輔助已為政以救患難○**疏**小忿八句○正義曰小

音初難乃且反禍難之難皆同○**疏**詩者嗣王求助之樂

助已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制艾往過戒慎將來是

求助之事也毛以上三篇亦為歸政後事於訪落言謀於朝

則進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鄭以上三篇居攝之

犬患如桃蟲翻然而飛維為大鳥矣於特我年幼少未任  
理國家安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即有三監及淮夷作亂  
使我又會於辛苦皆由不慎其小以致使然我今欲填小防  
患故須汝等助我言已求助之意也○傳并蜂摩曳○正義  
曰釋訓文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彼作專筆古今字耳  
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肯  
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蚌蜂為掣曳為  
善自求為王身自求案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箋懲艾  
至刑誅○正義曰懲與創艾皆嘗有事思自改悔之言此云  
予其懲而明是有事可創故鄭迹其創艾之所由管叔及其  
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金縢有其事也三監  
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誅之書序有其事也成王五年十五周  
自東都反而居攝稱元年其年即舉兵東伐至二年滅殷三  
年踐奄叛逆之事始得平定是歷年乃已也既創在時畏  
後禍恐其將復如是故戒羣臣小子無敢掣曳我也掣曳者  
從傍牽挽之言是挽離正道便就和僻故知謂誦詠誑毀不  
可信若管蔡流言之類也毒螫如  
**肇允彼桃虫蚋拏飛**

**維鳥** 桃蟲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肇始允信也始者

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為大鳥也鷦之所為鳥

大者**疏** 傳桃蟲鷦至終大○正義曰釋鳥云桃蟲鷦其

消反桃雀也俗名為巧婦鷦鷯小鳥而生鷦鷯者陸機

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鷦化而為鷦鷯故俗語鷦鷯

成言始小終大者始為桃蟲長大而為鷦鷯以喻小惡不誅

王崩之明年即攝政為元年時即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

舉兵誅之成王猶尚未悟既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金縢之

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為小罪恨不登時誅之

耳故王肅云言患難宜直其小是謂將來患難非悔不誅管

蔡也○箋肇始至之鳥○正義曰肇始允信釋詁文管蔡初

為流言成王信之既信其言自然不得誅之今海於不登時  
誅之者此謂管蔡後既信周公之心已知管蔡之妄宜即  
執而戮之乃迎周公當時以管蔡罪小不即誅殺至使叛而  
作亂為此大禍故所以為創也箋又言鷦之所為鳥題肩或  
曰鷦皆惡聲之鳥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鷦皆惡鳥也案月令  
季冬云征鳥鷦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鷦然則

題有是鷹之別名與鷄不類鷄自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代  
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鷄鷄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  
方言說巧婦之名自開而東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  
過羸或謂之文匠自開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鸞雀郭璞注  
云即鷄鷄是也諸儒皆以鷄為巧婦與題有又不類也今箋  
以鷄與題有及鷄三者為一其義未詳且言鷄之為鳥題有  
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葵也我及集  
于葵言辛苦也箋云集會也未任總理我國事艱難成之事  
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於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也  
○葵 疏 傳也任至辛苦○正義曰釋詁云堪勝亦任之義  
音了 疏 也子我釋詁文毛不得有追悔管蔡之事上經謂  
直將來則此亦謂將來之事不得與鄭同也當言已才智淺  
短未任國家多難之事既已多難又會辛苦故王肅云非徒  
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說將來之事對多難為文葵辛苦之  
某故云又集於葵言辛苦也○箋集會至之難○正義曰集  
會釋言文會謂逢遇之也世道未平戰鬪不息於王者為辛  
苦之事故言又會於辛苦也上以麟飛為喻謂張惡使成此  
云又集于葵謂逢其數逆故上箋言管蔡此箋言三監猶是  
一事但指情有先後耳言三監及淮夷之難者淮夷之難亦  
三監使然故連言之也

### 小苾一章八句

載芣及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籍田甸甸所耕之田天子于

畝諸侯百畝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 疏 載其三十

謂之藉田○及所銜反除草也甸田見反 疏 載其三十

載芣詩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

時王者於春時親耕籍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

豐收故詩人必其豐熟之事而為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

勸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獲所以祭祀是由王者耕籍田祈社稷

豐故其言不及藉社所以經序有異也月令孟春天子東耕  
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人社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  
獻禽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亦以仲春與耕籍異月而連言  
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物之祭法云王為群姓立  
社曰春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二社皆應以春社之但此

為百姓祈祭文當主於春社其後六社共祭亦當謂春社也  
後焉○春籍田至籍田○正義曰不言甸師掌耕耨王鉞加

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籍田者甸師所掌五  
所耕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祭義文王親耕者一人獨發三  
推而已借民力使終治之故謂之籍田也月令說耕籍之事  
云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周語說耕籍之事也王耕  
一發地三之無人終於千畝韋昭云王無耦以一耜耕班以  
也三之者下各三其上王一發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然則  
每耕人數如周語其推之數如月令則三一人發而三推公  
三人發各五推卿九人發各九推大夫推數則無文因以三  
發并六鄉是為九其大夫雖多見相三之數取二十七人為  
之耳其士蓋八十一人為之耳月令止有海而享昭兼言大  
夫明亦宜有士也無人終於千畝謂甸師之屬徒也天官序  
云甸師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二百人其職  
云掌師其屬而耕耨王籍注云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耜茅也  
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  
終於千畝無人謂徒三百人籍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  
人芸茅終之是借民者謂借此甸師之徒也王者役人自是  
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耨皆當王親為之但以農政治  
氏有所不服故借人之力以為已功是以謂之借也漢書孝  
元年開籍田應邵曰籍田千畝典籍之田臣黃案景帝詔  
曰朕親耕右親桑率天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為稱而勤以為

言民力者凡言典籍籍者謂作事設法書而記之或復追述前  
言既為典法此籍田在於公地歲歲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  
以籍為名若以事載典籍即名籍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  
矣何獨於此偏得籍名璜見親耕之言即云不得假借豈籍  
田千畝皆天子親耕之乎聖王制法為此籍田者萬民之業  
以農為本五禮之事唯祭為大以天子之貴親執耒耜所以  
示農業也祭之所奉必用己力所以敬明神也祭義云天子  
為籍千畝躬東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齎  
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  
也 是說籍田之意也 載耒耜載耒其耕澤澤千耦

其耜俎烝俎粢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

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場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  
旅子弟也強強力也以用也箋云載始也烝謂新發田也粢  
謂舊田有徑路者強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強予任民以謂間  
民今時備貨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成王之時萬民樂  
治田業耕耨始於艾柞其草木土氣蒸達而和耕之則澤澤  
或生於於艾柞除其根株壅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  
或已種也○柞測伯反除木也澤澤音釋釋注同尔雅

郝音同云耕也郭云言士解也耦五口反其音云本又作耘  
除草也吟之忍反徐又音貞強其良反有餘力易本又作場  
音亦長張文反下同徑古定反間音疏載其載祿毛以  
爾籍以勸下民初社而求穀實故其時之民樂治田業於是  
始其其所田之草始除其所田之木待其土氣丞達然後耕  
之其耕則釋釋然士皆解散又二人相對者有千耦之人其  
皆表除此所艾祿草木之根株也其耘之時或往之隰或往  
之畛其所往之人維為主之家長維處伯之長子維次長之  
件叔維眾之子弟維強力之兼士維所以備償之人此等俱  
往吟隰芸除草木盡家之衆皆服作勞有貧然而衆其來備  
饋之人即其婦之與士也此農人不以其身為苦乃謂饒已  
為勞思逆而媚其行饒之婦有愛其從來子弟是王化之添  
務農之至也此農人既去草木根株有畧然而利者其所用  
之糞以此利糞始耕於南畝之中以種其百穀之穀此穀之  
種實皆含此當生之活氣故從土中驟驟然其鑽土以射其  
其土也乃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  
者其齊等之苗也於是農人則歸歸然用其力庶芸之以成  
至於大熟則獲刈之濟濟然總衆而難進有成實而多者其  
此民之績聚也乃有萬與億而及妙言其多無數也天下

熟而此在上統而取之以為三種之酒以為五齋之禮進予  
先祖先妣又以會聚其百衆之禮而為祭祀此所為之酒醴  
有斂然其氣芬香用之以祭祀為鬼神所嚮為我國家之光  
榮也此所為之酒醴有如椒之馨香用之以祭祀為鬼神降  
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既治田得穀用之祭祀而使  
鬼神歡悅邦國安寧祭祀得所故能誠鬼天地心非云此而  
有此謂禘禘之應士未至而先來也心非云今而有今謂禘  
禘之事不先聞而即至也此事乃自古以來當如此言脩德  
行禮莫不獲報非獨於此周時○鄭以倣載為歲嘗然入  
地而雷殺其草於南畝之中又以烝昇祖妣為祭祀之禮以  
事宗廟以洽百禮為饗燕之禮以待賓客既言二禮又反而  
申之言此所為之酒醴有斂然其氣芬香用之以饗燕賓客  
為實所欣為我國家光榮也又其為酒醴有如椒之馨香用  
之以祭祀為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又  
以且為辭以振為古餘同○傳除草至以用○正義曰隱六  
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為麥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艾也  
秋官柞之掌也草木及柞蘆是除木曰柞也官遂人云十夫  
百溝溝上有畝則謂地神之徑路也至此而具之主故以一  
家之為敬知主家長也主既家長而別有伯則伯亦主之長



子也正訓次也於伯故知仲叔也不言季者以季幼少宜

與諸子為類也今按中孫之族訓與也謂幼者之喪即季弟

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庶子弟也此子弟謂成人堪耕芸者

右幼則從饋而行下云有依其士是也強謂力能兼人故云

強強力也以者備貧之人以意驅用故云用也○箋載始至

當種○正義曰此本其開地之初故載為始原際者地形高

之別名際指連形而言則是未嘗墾發故知謂新發田也

於是地畔道路之名故知謂舊田有徑路者強有餘力謂其

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

強予任民地官遂人文彼注云強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

引之以證強有餘力彼民作吐注云變民言吐異外內也

則吐民是一故以民言之以謂閑民今時備實者太宰以九

職任萬民其九曰閑民无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閑民謂

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今時備力也是有閑民備實之

事也又解之以之意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出備力隨主

人所東西故稱以也信二十六年左傳曰死師能左右之曰

以左右即東西也彼維為師發例要以者任其東西故引之

以證此太平之世而得有閑民者人之才變等級不同自有

不能有立於為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周禮列於九職是

太平之出必為人情故此得有之也士氣又無達者謂語

耕之事云陽氣俱蒸士膏其動韋昭云蒸升也月令孟春

氣下降地氣上騰注云此陽氣蒸時可耕之候然則土氣

不達者謂陽氣升上達出於是耕之故士得釋釋然而散也

釋訓云釋釋耕也舍人曰釋釋猶藎藎解散之意言藎作者

合家盡行藎藎俱作言越時也千耦謂為耦者千是二千人

為千耦與十千維耦異也或往之際或往之際言其所往皆

備也故王肅云有際則有原言吟新可見美其陰陽和得同

時就功也及解所以合家俱作之意務疾畢已當種也已備

了欲疾耕使畢了有噴其饋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故下經而種之○噴衆貌士子弟也箋云饋饋也依之言愛也婦子來饋饋

其農人於田野乃仰而媚愛之言勸其事勞不自苦○噴勸

感反饋干轉反饋疏傳實至子弟○正義曰以殺者千

其愧反饋式亮反疏耦饋者必多故知噴為衆貌上者男

下之辨而不在耕其之中宜是幼者行饋故為子弟此經言

有噴其饋以日之婦士俱是行饋之人之月云同我為子子

即此之士也○箋饋饋至自苦○正義曰饋饋釋註文孫有

災曰上野之饋也依之與媚相類媚為愛故知依亦愛也有

略其耕做載南畝播歌百穀實具凶斯活畧利也

略其耕做載南畝播歌百穀實具凶斯活畧利也

略其耕做載南畝播歌百穀實具凶斯活畧利也

略其耕做載南畝播歌百穀實具凶斯活畧利也

略其耕做載南畝播歌百穀實具凶斯活畧利也

略其耕做載南畝播歌百穀實具凶斯活畧利也

略其耕做載南畝播歌百穀實具凶斯活畧利也

略其耕做載南畝播歌百穀實具凶斯活畧利也

略其耕做載南畝播歌百穀實具凶斯活畧利也

略其耕做載南畝播歌百穀實具凶斯活畧利也

略其耕做載南畝播歌百穀實具凶斯活畧利也

略其耕做載南畝播歌百穀實具凶斯活畧利也

略其耕做載南畝播歌百穀實具凶斯活畧利也

戴當作熾苗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農夫既  
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苗之而後種其種皆成好含生  
氣。更如字字書作畧戶。取載毛並如字鄭作熾苗下篇同  
函戶南反下篇同熾尺亦反盛也苗側其反種章勇反下其  
種同株 **疏** 傳畧利。正義曰此說初種故知實為種子函者容藏之  
音誅 正義曰此說初種故知實為種子函者容藏之

義故轉為含猶人口含之也活者生活 **驛驛其達有厭**  
故為生言種子內含生氣種之必生也

**其傑厭厭其苗絲絲其庶** 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  
苗厭然特美也庶也庶也

箋云達出地也傑先長者厭厭其苗眾齊等也。驛音亦爾  
雅作驛驛云生也厭於艷反下同絲絲如字爾雅云庶也驛

詩作民氏云眾貌庶表嬌反共也說文作驛音同云驛驛  
鉏田也字林云穡耕禾間也方遙反射食亦反長張文反

傳達射至蕪耘。正義曰苗生達也則射而出故以達為射  
釋訓云驛驛生也舍人曰穀皆生之貌是驛驛其達謂苗生

達也也厭者苗長茂盛之貌其傑苗之傑者亦是苗出而與  
其苗異文傑謂其中特美者苗謂其餘齊等者二者皆美故

故俱稱厭但以齊等苗多重言厭厭耳以二者相涉故傳驛  
其文故云有厭其傑言苗傑然特美也箋申特美之意故云

先長者傑既先長明厭厭其餘眾苗齊等者庶是共之別  
名絲絲是庶之貌釋訓云絲絲庶也孫炎曰絲絲言許密也

郭璞曰芸不息也王肅云 **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  
芸者其衆絲絲然不絕也

**億及種** 濟難也箋云難者德眾難進也有實實成也其  
反又如字注 **疏** 傳濟濟難。正義曰釋訓云濟濟容止也

同師音帥 **疏** 在田獲刈不得有濟濟之容但容止濟濟  
者必舉動安舒此刈者以禾稠難進不能速疾故 **為酒為**

亦以濟濟言之言難者箋申之云德眾難進也 **為酒為**

**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箋云烝進畀予洽合也進  
子祖妣謂系先祖妣也

以洽百禮謂饗燕之屬。正義曰烝進畀予洽合也進  
烝之丞反畀必二反注同 **疏** 本集注皆無此文有者誤也

○箋烝進至之屬。正義曰烝進畀予洽合也進  
下云有烝有祫重設其文則是二事故分此以當之以洽百

禮為合眾衆禮其用酒禮者祭祀以外唯饗燕耳故言謂饗  
燕之禮有初筵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禮之文與此同而

之初筵其文之下即云有壬有林林謂諸侯之君故箋以  
洽百禮國所獻之禮豐年止言報祭無饗燕之義故箋不

說則與烝界祖妣共為祭祀之禮此以有二事故以為烝燕  
之禮皆觀文為義故三考皆異毛既無饗燕之言明皆據祭  
祀與鄭有似其香自烝家之光餼芬香也箋云芬香之

其歡心於國家有樂饗餼蒲即反芬也說文疏傳芬  
云食之香也字又作艾音同一音補必反注同

○正義曰餼者香之氣故為芬香也○箋芬香至樂饗○正  
義曰箋以此充饗燕下充祭祀者以言邦家之光謂國有光

榮是於賓客之辭也胡巧之寧言身得壽考與祭之祝慶萬  
壽無疆義同是於鬼神之神也友知此為饗燕下為祭祀以

饗燕施於賓客故云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樂饗有祿其  
祭祀進於祖妣故云多得福祿於身得壽考

**馨香胡考之寧**  
椒猶餼也胡壽也考成也箋云寧安也

右○椒子消反徐子料反沈作叔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此  
論釀酒芬香無取椒氣之芳也案曹風椒聊箋云椒之性芬

芳王註云椒芬芳之物此傳椒猶餼也非芬香馨呼應反  
物此正和協無故改字為椒椒始也非芬香馨呼應反

傳椒猶至考成○正義曰椒是木名非香氣也但椒木之氣  
香作者以椒言香故傳辨之云猶如餼也信二十三左傳

曰雖及胡考周書謚法保民者艾曰胡胡為壽也考成  
釋詁文言考者明老而有成德蕩曰雖無老成人是也

**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匪且此也振自也箋云

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  
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脩德行禮莫不

獲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又非適今疏傳且此振自  
時○且七也反又子餘反下同見賢遍反

雖有此訓其義與鄭不殊○箋振亦至今時○正義曰箋以  
爾雅有此正訓故易傳以為振亦古也以上陳祭饗二事此

承上文故云饗燕祭祀直言饗燕祭祀謂為之得其所以  
天下者主於敬待神人接之以禮則入神慶悅至誠感物祥

瑞必臻故知非且有且非今斯今謂嘉慶禎祥之事非謂其  
有而已有之以言報應之疾也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

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嘉慶謂王  
者所得美善之實事禎祥謂嘉慶之前先見為徵應者也以  
其分為一文故為禎祥以上句屬嘉慶於下句但禎祥為嘉  
慶而先見故言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以禎祥是事之先  
應故言先來見嘉慶是善之實事故云不聞而至二者意亦  
同也此禎祥嘉慶自天為之享燕之禮得所不謂其至而已

至言脩德行禮貞不獲報乃古又古以來當皆如此非適  
今時美此太平之主能至於農業獲此福慶故歌之也

###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  
○耕音似  
**疏**  
正義曰良耜詩者

秋報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為  
由社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為經之所陳其未四句是報

祭社稷之事婦子寧止以上言其耕種多獲以明報祭所由  
亦是報之事也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揚功畢入當

十月之後而得言秋報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  
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本或秋下有

**良耜良耜**  
冬衍字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

**傲載南亩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良耜猶測測也

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穡苗是南亩也種此百穀其種皆成  
含主氣言得其時○良耜側及爾雅云良耜也郭云言嚴

利也種**疏**  
良耜良耜○毛以為農人以良耜然利刃善耜

章勇反**疏**  
始事於南亩而耕之種其百穀之穀其實皆含

此當時生之氣故生而漸長農人事而芸之於是有來耜汝  
之農人者載其方筐及其圓筐其筐皆所盛以饒者維是黍

也既獲到田見其農夫所戴之笠維糾糾然其田器之鑄以  
補而刺地以薄去荼蓼之草其荼蓼之草既朽敗止黍稷乃

茂盛止及其成熟乃獲刈之徑徑然為聲既獲訖乃積聚之  
粟粟然衆多所積聚者其大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猶齒

之相次既既踐而治之則以開百室一時而納之於是大室  
皆盈滿而多穀粟止婦子皆不行而安寧止天下大熟民安

如此國家乃殺是特牲之牲有棟然者此牲之用用此牲以  
報祭社稷所以報祭之者以良耜其先歲復求其豐年以備

接其任歲復得以養人又求良善司畜以續古昔之人庶其  
常勤勤豐常得豐年也鄭唯倣載為穡苗為異餘同○傳良

耜猶則則○正義曰以良耜文連良耜則是刀利之狀故猶  
測則以為利之意也釋訓云良耜耜也舍人曰良耜耜入地

之貌郭璞曰**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饒伊黍其**  
言嚴利也

**箕伊糾其縛斯藉以蒔荼蓼**  
趙刺也蓼水草也

雲云瞻視也有來瞻女謂婦子來歸者也筐筥所以盛黍也  
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藿者見載糾糾之筥以田器刺也

博夫茶蓼之事言其勤苦○筐丘方反筐紀呂反儀式亮

反聲音立糾居黥反又其校反縛音博趙從了反制也又

字沈起了反又徒少反婦呼毛反說文云拔田草也又云或

作寐引此以苾茶蓼茶蓼上音徒下音了刺七亦反下同

音成去**疏**傳笮所至水草○正義曰笠之為器暑雨皆得

起已反**疏**樂之故兼言也其縛斯趙則趙是用縛之事縛

是鋤類故趙為刺地也又釋草云蓋屢蓼某氏曰蒿一名屢

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茶委葉舍人曰茶一名委葉某氏引此

詩則此茶謂委葉也王肅云茶陸織屢水草然則所由有

原有濕故並舉水陸織草○箋瞻視至勤苦○正義曰瞻視

釋詁文下言婦子寧止明此以為不寧故知有來視故謂婦

子來備者也筐筥之下即云備黍故知筐筥所以盛黍也少

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于卯饗

食菜羹為忌日取而用稷是為賤也賤者當食稷耳故云豐

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瞻汝是見彼農人之時而陳其筥其

筥故知見農人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藨去茶蓼之草

定本集注皆云藨去茶蓼之事言其勤苦與俗本不同**奈**

**麥朽止黍稷茂止獲之挫挫積之栗栗其崇如**

**墉其比如擲以開百室**挫挫獲聲也栗栗衆多也墉

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墉也

如擲也以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其已治之則百室開戶

納之十耦其耘輩作尚衆也一族同時納親親也百室都

出必共恤閭而耕入必共於中而居又有祭酬合禮之歡○

初禮有反潤也挫珍栗反積子賜反比毗志反注同**疏**

反至至墉城○正義曰釋訓云挫挫獲也栗栗衆多也李延

曰栗栗積聚之衆孫炎曰挫挫獲也皆取此為說也城之

與牆俱得為墉但此比高頭故為城○箋百室空之歡○正

正義曰

此篇言

千耦此

篇言百

室雖未

必一人

作而其

文千百

不同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耳

舉鄭之制以言族也祭酬者族師職云春秋祭酬注云酬者  
為人物災害之神也古者百酬為步社子春云當為酬玄謂按  
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亦知此世所云蠲頌之酬與人鬼之  
事與蓋亦為壇位如雩祭云族無飲酒之禮因祭酬而與其  
民以長幼相酬酢焉鄭於彼雖以酬步為疑而以酬為正故  
此以酬言之之場頌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為災害故祭  
以正之因此祭酬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酬漢  
書每有災變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彼注云因祭酬而與  
其民長幼相酬即此合酬也禮器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醴與  
注云合義飲酒為醴王居明堂之禮乃命國家醴是也族師  
鄭知祭酬必有飲酒合醴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  
屬民而祭邦法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即云春秋祭酬亦如  
之是祭亦祭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其必為行禮不  
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知因祭酬必合錢飲酒與其  
民長幼相酬酢也鄉飲酒之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飲酒于  
亭以正齒位之禮也皆禮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為湏合錢也唯族  
無飲酒之禮明合錢飲酒是族  
之法故義以為同族之禮

殺時博牲有抹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祭時博牲有抹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祭時博牲有抹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祭時博牲有抹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祭時博牲有抹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祭時博牲有抹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祭時博牲有抹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魚山音恐驚俗也音餘教五  
疏反木又作嚴注同譚音范謹火官反又火元反慢亡諫反  
疏傳吳譚考成。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謹譚為聲故以娛  
正義曰柔安釋古文少中特性大士之祭也其禮小於天  
子尚無兕觥故天子正祭無兕觥。今此譚之禮至旅而  
而用兕觥變於正祭也知至旅而用之者兕觥所以罰失禮  
未旅之前無所可罰至旅而可罰則或錯或谷失禮宜於此  
時設之也有司徹是大夫賓尸之禮猶天子之釋所以無兕  
觥解首以大夫禮小即以祭日行事未宜有失故無也上經  
說祭初行禮准謂上耳此言欽美皆思自安則是諸助祭者  
非獨上也以祭末多倦怠慢故美其於祭之未能不謹  
不嚴慢則於祭前齊敬明矣恭敬明神必將獲福  
故以此得壽考之休徵壽考未然之中言於言徵也

###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

也。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

也。其始成告之而已。酌音酌字亦作灼大如字餘音

泰疏酌九句。正義曰酌詩者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謂周

禮作者觀其樂成而思其武功述之而作此歌焉此經無

字序又說名酌之意言武王能酌取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

民故各篇為酌毛以為武王取酌之事即是武樂所象樂

所田功成而作此樂所以王之道故經述文王之事以昭成

大武以事先祖然則諸朝之中皆用此樂或亦編告羣朝也

酌取用之除感主暴育養天下故詩人為篇立名謂之為酌

而用之亦是酌取之義也所酌之事不止此耳經有酌養時

萬民非養則其樂不為同非經養也酌左傳作約古今字  
耳。多周公不。正義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明  
堂位文雖六年已作攝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初成之  
時未奏用也其始成告之而已故此篇歌其告成之事。此  
者以明告之早晚謂在居攝八年告之也知然者以洛陽  
肅政八年之事而經稱周公成王云肇稱殷禮祀於廟

明待成王即政乃行周禮如武之樂歸政成王始祭廟奏周公初成之日告之而已於

樂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師率養取晦昧也幾云純大熙與介助也於美乎文王之用

助之於音鳥往矣故有致死之士疏於樂王師○毛以為

武王之事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

君謂誅紂以定天下由既誅紂故於是令周道大明盛矣是

大明之故遂有大而又大謂致今時之太平也又本用師取

味之事所以為可美者以我周家用大人之和而受之言以

和受殷非苟用強力也隔隔然有威武之貌者我武王之

為則用此武而有嗣文王之功王能如是故歡美之實維爾

王之信得用師之道以此改作為大武以象其事鄭以為

大武象武王伐紂本由文王之功故因告成大武追美文王

之事於乎美哉文王之用師衆也乃率殷之叛臣養是闇昧

之君以成其惡故民服文王能以多事寡以是周道乃大興

矣由有至美之德誠義足以感人是以大賢士來而取之賢

士既來我文王寵而受之來者既受用故躊躇然有威武之

士競於我王之造言其皆來造王王則竊而用之以此而有

嗣續言其傳相致連續來不絕由是武王因之得成功作樂

故歡美之實維以武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言武王以文王

之故故得道也○傳樂美至晦昧○正義曰樂美盡言文王

云養為取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養而取之故

為味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不得與鄭同也又值熙之

訓皆為光明介字毛皆為大則此亦宜然王肅云於乎美哉

美

六

歌

之

是

矣

取

師

之

成

功

作

樂

以

文

王

之

道

於

此

未

武之士並歸周但下言蹻蹻者威武之貌故云有致死之我  
士衆來助之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義四年左傳文

**龍受之** 蹻蹻之士之逆載用有嗣 龍和也蹻蹻武

龍龍也來助我者龍也受用之蹻蹻之士皆爭來造王王  
則用之有嗣傳相致也

也傳直 **疏** 傳龍和至造為正義曰龍之為和其訓未聞  
事反 皆頌稱蹻蹻虎臣故為武貌造為釋言文王肅

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勢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  
天人之和謂天助入從和同與周也

曰上言大介為大來助周則我能受之龍此大介龍字以龍  
為聲故龍為龍也來即龍受人皆羨之故蹻蹻之士爭來造

王而五又用之則其餘嗣續而至備行詭交交之道久相待  
遠相致故以有嗣為傳相致也從大介至有嗣即之為三等

言從周之士有先後而至也 **實維爾公允師** 公允師也

信也王之事實所以率兵克勝者 **疏** 發允信至之道

實維文之事信得用師之道 **疏** 曰允信失詁文上說行  
文王之士至此乃述武王故言武王

之士所以舉兵克勝謂伐紂勝之也

### 酌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類也禡也皆師祭也

也本或以 **疏** 桓加句正義曰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  
此句為注也謂武王將欲伐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

為類祭於上帝為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討至  
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亭又說名

篇之意桓者感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字名  
篇也此經雖有桓字止言王身之武名篇曰桓則謂軍衆盡

武蓋法關上服遠曰桓見有威武之義桓字雖出於經而與  
經小異故特解之經之所陳武王伐紂之後民安年豐克定

王業伐紂克定皆由講武類禡得使之然作者上羨武土意  
在本山類禡故序其意言其作之所由講武是軍衆初出

在國命兵也類則於內祭大禡則在於所征之地自內而出  
為事之次也

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注云  
上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言祭於南郊則是感生之

帝夏正於南郊祭者周川蒼帝靈爽仰也南郊所祭一帝而  
已而云五德之帝者以詭文不自言周不得并言蒼帝故也

已而云五德之帝者以詭文不自言周不得并言蒼帝故也

言五德之帝以物之又嫌曾祭五帝故言南郊以別之五  
帝之等威五行之德此五方之帝各有本德故稱五德之帝太昊  
帝也謂之類者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  
郊祭之春官肆師云類進上帝注云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  
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言依郊祀為之是用  
陽事類之說為義也言為兆以祭上帝則見隨其所謂就而  
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祭者是南郊所祭之天耳正以言  
造故知就其所自為其兆位而祭之不要在南郊此言小  
於歐陽也南郊之祭天周以殺配此帥祭所配亦宜用常  
之人周即當以右殺也馮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  
祭之大田備祭表終則為田注云祭帥祭也於立表與為帥祭  
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祀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  
此二注言之則馮祭造兵為軍法者為表以祭之禡周禮  
貉貉又或為貉字古今之異也貉之言百祭祀此禡求禡  
庶綏萬邦妻曲是年 箋云綏安也妻亟也誅無道安天  
下則亟有禮熟之年陰陽和也

妻力在反亟敷 疏 綏萬邦○毛以為武王謀討之後安此  
異反敷也下同 萬邦使無兵寇之害數有豐年无

之憂所以得然者上天所命為善不解倦者以為天子相  
桓然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其天下之事是其為善不

此武王之家命於是用其武車於四方除其四方之殘賊能  
道以伐之○鄭唯見於天殺紂以暴虐之故武王得用此美

明也紂為天下之君但由為惡之故天以武王代之際同  
箋安不陽和○正義曰綏安釋詁文又云亟亟疾也同訓

為疾是獲得為亟也經言萬國言天下天下即萬國也堯  
與云協和萬邦亦七年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即王泉者

萬國則唐虞夏禹之時乃有此萬國耳王制之注以殷之  
居者十有百一三國无萬國矣此言萬國者日月有萬國

遂舉其大數此文廣言天下之大不斥諸侯之身國數自可  
隨時變易其地猶是萬國之境故得率萬言之此安天下有  
言年謂伐紂即然信十九年左傳云昔周 天人命匪解拒

桓武王保有殷土二千 以四方克定厥家 箋云天

命為善不解倦者以為天子我但恒有威武之武下則能安  
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於是用武事於四方能定其  
家先王之業遂有天疏天意命全天下。正義曰以天命  
下。解音懈注同。疏。天意命全天下。正義曰以天命

子之事故知天命以為天子也安有天下之事謂天下衆事  
武王能安而有之以天下為任而行之不解言其當天意  
也。以當天意故天命之於是用其武事於四方謂既能謀  
又四方盡定由是萬國得安陰陽得和此言結上之意也家  
者承世之辭故云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先於昭

于天皇帝以間之開代也箋云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  
曰天也紂為天下之君但由為惡天

以武王代之。於音烏疏傳開代。正義曰釋詁文毛傳  
注同開間則之間注同。未有不以于為曰皇多為美此義

必不與鄭同也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政用美道代  
殷定天下傳意或然。箋于曰至代之。正義曰于曰皇君  
釋詁文言於明乎曰天言大六德與善其道至光明也以武  
王伐紂即是明之事言武王當天意以伐紂所以數美之

### 桓一章九句

賚大封於朝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

也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疏賚六句。正義曰  
者。賚來代反與也徐又音來。賚詩者大封於朝

之樂歌也謂武王既伐紂於朝中大封有珪之臣以為諸侯  
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無賚字

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德之人故名篇  
曰賚經之所陳皆是武王陳文王之德以戒勅受封之人是

其大封之事也此言大封於朝謂文王土廟也樂記說武王克  
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為諸侯下文則云虎奔之士脫劍祀

乎明堂注云文王之制為明堂制是大封諸侯在文王之朝  
也。箋大封至有功者。止義曰以言大封則所封者廣唯

初定天下可有此事守文之世不應得然且宣十二年左傳  
曰昔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二曰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列此

文以為武王之頌故知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皆為諸  
侯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諸侯陳下車而封諸

又言將率之士為諸侯是大封也昭。十八年左傳曰昔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

四十八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廟廟列  
惟五分土惟一人賚于四海而萬民從服皆足武王快也

事此言大封於朝樂記未至廟而巳封三恪二代者言其於先王之意耳祭統曰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然則武王未及下車雖有命封之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亦在此大封之中也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朝將率之上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謐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

定勤勞應當繹陳也箋二敷猶編也文王既勞心於政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敷音孚繹音亦徧音遍下篇同疏文王既勤止○正義曰武王既勤止○正

臣有功者於文王之廟因以文王之道戒勅之言我父文王既以勤勞於政事止以勤勞於事故有此天下之業我當受而行之故我徧於是文下勞心之事皆陳而思行之我往以此維求安定言用文王之道往行天下以求天下之定此矣

王勞心之事是我周之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於乎今汝諸臣受封者亦當陳而思行之言心陳行文王之道勅諸臣亦當陳而行之以此而至於太平故追述而歌之也○傳勤勞應當繹陳○正義曰言繹詰文○箋敷猶至天下○正義曰敷

訓在布之廣及之義故云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者尚書所謂日昃不遑暇食是其事也由此勞心以有天下之業我當受之謂受其位為天子也今我往以此求定者往時者自己及物之辭謂行之於天下以求安定天下也

周之命於繹思箋云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勅業勸之○於鄭疏箋勞心至勤如字王音烏王于况反又如字下篇同

言是者上之勞心也上天之命命不解怠者故知勞心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此詩為大封而作故知於繹思是勅諸臣受封使陳而思行之文王之道可求為大以故又以之上之功業勸之於亦勸辭也

賚一章六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般導寒反由同守手又反般樂也音

疏般七句○正義曰般詩者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

行諸侯所守之十祭祀四嶽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之

禮中王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洛書集注本用

疏般七句○正義曰般詩者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

行諸侯所守之十祭祀四嶽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之

禮中王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禮中王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禮中王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禮中王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  
過洛水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  
運河入于海是大陸之北數為九河數者分散之言與播義  
同故彼注云播猶散也同合也下尾台為地河言相迎受也  
然則因大陸分而為九至下又合為一以其首尾是一故宗  
者合之漢書地理至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禹貢  
注云在鉅鹿鄭志荅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然則河從廣  
河之北分為九也禹貢兗州九河既道孔安國注云河水分  
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且是也鄭注云河水自上至此  
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為九以表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  
河之名徒駭大史馬頰覆金胡蘇簡紮鈞盤鬲津周時齊桓  
公塞之同為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盤往往有其遺  
題焉鄭言九河之名釋水文也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  
徒眾起故曰徒駭大史者禹大使徒眾通水道故曰大史馬  
頰者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覆金者水多渚其渚往往而  
敷狀如覆金胡蘇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麻也  
者水深而簡大也紮者言河水多山石之苦故紮紮苦也  
盤者河水曲如鈞屈折如盤故曰鈞盤鬲津者河水狹小可  
曰津故曰鬲津孫炎曰徒駭者禹疏九河功難衆懼不  
曰徒駭大史者大使徒眾故依名云胡蘇者水流多  
蘇蘇簡之水通易也鈞盤者水曲如鈞盤桓不前也鬲津者  
水多既狹可隔以為津而橫渡也是鬲九河之名意也漢書  
志魏武帝時博土許商以為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  
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此至徒駭間相去二百  
餘里今河雖數終不離此域如商此言上至三河之名下以  
鬲充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六者  
商所不言蓋於時以不能詳知其題故也又商言自鬲以北  
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  
九河之最南者然則爾雅之文從北而說也大史馬頰覆金  
文在胡蘇之下則三者有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紮鈞盤  
文在胡蘇之下則三者有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鄭亦不能  
其知所在故云往往有其遺題是與不審之辭也鄭璞云徒  
駭今在成平縣東亦有胡蘇也鬲盤今皆為縣屬平原渤海  
東光成平河間弓高以東往在有其遺題與馬頰言盤今為縣  
以為盤縣其餘亦不審也雖之河跡難得而詳要於禹貢  
之時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之世則兗州之所部近南真界不  
及於北故鄭志相商謂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為九河分而復  
合於大陸之北又分為九故謂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  
謂為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南河未播也在於兗州未得有九  
河何時復得合為一然後從大陸已北復播為九也

兖州以濟河為界河既分兖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為一  
下頭子走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以徒見今兖州之界不  
及九河而青州州分之故疑之可既知今亦當知古是鄭以  
古之九河皆在兖州之界於漢乃冀州域耳言復合為一乃  
在下頭止以經云同為河入一物明非為一河乃入于海  
故云在下頭耳亦不知所并之與故不并言之齊桓公塞為  
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其數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  
井為未知并從何首數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  
之命哀聚也箋云哀眾對配也編天之下眾山川之神皆  
侯反於釋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之今毛詩有者疏  
衍文也崔集註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疏  
乘正義曰釋詁文○箋哀聚至而王正義曰釋詁云哀  
衆多也貝訓為多是哀得為衆釋詁云祀台會對是對得  
言編天之下則無有不祭故以為眾山川之神皆配祭之  
以受天命而王者言其得神之助故能受天之命武王受命  
伐紂後乃巡守方始祭祀山川而云受命內此者作者以神  
能助人歸功於神見受命之前已能敬神及今巡守猶能敬  
之故所入得受天命而王天下言此是神明之助故也此篇  
未分朱白於釋思二二誤也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禮記之四



